

十日刊 週年紀念號(第三十五期合刊)

#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日

是非公論與公論是非

曹立瀛

歧途上的中國文化

龍冠海

日本軍部透視

呂碩儒

中日經濟合作之先決條件

劉震東

幾種急應改革的官僚心理

陶鎔成

病態的公務員考績制度

朱惟祺

區署存廢問題論辯

何會源

海上聞見錄

蘇茹

苦刑

呂霞先

每份售洋五分(本期一角)

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廣戶氏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館咖啡查禮**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是非公論** 第三十六期

**內容**

是非公論與公論是非……………曹立瀛(一)  
中日經濟合作之先決條件……………劉震東(二)  
日本軍部透視……………呂碩儒(四)  
幾種急應改革的官僚心理……………陶鎔成(一八)  
病態的公務員考績制度……………朱惟祺(三三)  
區署存廢問題論辯……………何會源(三六)  
歧途上的中國文化……………龍冠海(三三)  
海上聞見錄……………蘇茹(四)  
苦刑……………呂霞先(四)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 是非公論與公論是非

今天是非公論誕生的一週歲；一年以來，經讀者與寄稿諸君共同的努力，培養出一個這樣健美的嬰兒。如若生命是可慶祝的話，讓這篇論文代表我個人的意見，作為菲薄的賀儀。

「是」「非」「公」「論」四個字，在社會學上，各有其理論的研究；是非公論十日刊，在社會上，也有其存在的需要。要說明這些，我們不期然要問；什麼是「公論」，什麼是「是」「非」；「是」「非」與「公論」怎樣連在一起，而有特殊的意義，是非公論如何因這種關係與意義，而負着供給社會需要的使命；是非公論過去公論些什麼，將來要論些什麼？且讓我依次說來。

## (1)

什麼是「公論」？這是一個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問題。「公」就是「公衆」(Public)，「論」就是「論見」(Opinion，通常譯作意見)，「公論」(Public Opinion)便是公衆的論見。在中國文字裏，「公」是普遍「與」也是普遍

是非公論 第三十五六期合刊

，所以公論又稱「輿論」。關於輿論的學術研究雖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也有很多文獻；這裏既不能作完備的列舉，更不能作分析的批評，僅能畧述幾個重要概念，作為下節討論的基礎。

關於「公衆」的本質，有兩種不同的理論。一種學說認公衆為社會團體的一種：塔爾德 (Gabriel Tarde) 在其所著輿論與羣衆 (L'Opinion et la Foule) 一書中，區分「公衆」與「羣衆」，以為前者是一種團體，其分子散處 (非集合)，藉近代郵電報紙書籍的功能，互相「討論」(Discussion) 當時的問題，而得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派克 (R. E. Park) 在其「尋衆與公衆」(Mass and Publicum) 一文中，有類似而更深切的討論。杜威 (John Dewey) 在其公衆及其問題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1927) 一書中所述以地域為界限的公衆，也屬於這一方面。另一種學說可以例卜門 (Walter Lippmann) 的幻的公衆 (The Phantom Public) 一書為代表。從這書名裏，我們也可知道他的結論，他以為公衆祇是一種幻象，

因爲所謂有公衆存在的，無非是因爲有公論的存在，事實上除掉極普通的論見能爲國家中多數人所有外，一切社會生活，僅是被少數直接關係人的論見觀念及志趣所支配的。

關於「公論」的本質，因之有二種不同的理論。第一、承認公衆爲社會上的一種團體，其「討論」的結果卽爲「公論」；這派理論大多承認公論的理智性。因爲這方面的政治社會學者，對於公論的觀念是積極的，所以有許多建設的貢獻。狄激 (A. V. Dicey) 在他的英國法律與公論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1905) 一書中，有三點結論：第一、社會現象逐漸變遷的趨勢，寓于公論的無恆及變動中；第二、新論見常發源于少數領袖，但當其爲一般人所接受時，常爲當代社會的環境變遷所影響；且惟有顯示新問題的新論見，始爲大眾所附和；第三、因爲立法者常爲保守的團體，所以立法常落後于公論，議會所立的法，僅符合于議員少年時的公論，不符合于現有的公論。羅惠爾 (A. Lawrence Lowell) 在他的公論及民治政府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 1913) 一書中，給公論以一種嚴密的定義。他以爲公論不僅是大多數人的論見，也不必要全體一致的論見，乃是人們因爲

同意于政治目標及政治主張而發生的共同論見。所謂同意，當然不是強力的威脅；所謂論見，當然不是無理智的信仰；但是真正的論見也不必要是本人的直接經驗或觀察，採自別人的論見，如成爲本人思想的一部份，也得謂爲本人的論見。在這種定義下，不同的民族，分裂的階級，或其他複雜的人民組織中，既無根本可同意之點，自無產生公論之可能。唐納 (Ferdinand Tönnies) 在其公論評判 (Kritik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一文中，區別了本性意志 (Wesenswille) 及理性意志 (Kurwille)，區分了信仰與意見；更推演出「多數公論」(Public Opinions) 與惟一公論 (The Public Opinion) 的區別，前者是各社會團體的各個公論，後者是此等團體相互反應而成的結果同意 (Concensus)。第二種對於公論的理論，是不承認其理智性。列卜門在其公論 (Public Opinion, 1922) 一書中說，人們反應的對象，不直接是外界事物與環境，而是腦中的印象，此種印象大多是固執的或習慣的，因此而生的行動遂爲情感的而非理智的。政治關係人常播弄新聞，統制人們固執習慣觀念的形成，因而播弄輿論，這就是「宣傳」的要義。在其幻的公衆中又說，因爲祇有最普通的論見能爲

多數人民所共有，但是實際上指導政治設施的，是極特殊而複雜的各種論見；當政治領袖如遇有必要，將各種個人欲望及特殊志趣團體，造成統一的普通意志時，勢必將情感與欲望替代觀念，作為行動的基礎。感情的特殊性較觀念的為小。將各個意志如此結合，即使懷有各種不同欲望的人們，能因各種不同的理由，來擁護同一的設施方案。此種結合與統一的性質是不明晰的，因此社會上祇有幻的公衆。人類行動既為少數人的論見所支配，則公論僅為擬干涉他人行動的企圖，於是公衆影響于行動只是間接的。公論的發生誠然是因為事變的發生，但是事實的解決不是因為公論正義的獲得，而是因為各方利害衝突的折中與彌補。傾向或類似卜門的理論的，有密哲爾 (R. Michel) 的政黨論 (Political Parties, 1916，為自意文之英譯本)，及黎朋 (G. Le Bon) 的羣衆論 (Les Foules)。

什麼是「是」「非」？這裏，我們從政治與社會的問題轉到倫理問題。「是」「非」(Right or wrong) 原有兩方面涵義，論理方面的涵義是「真」「偽」(True or False)，倫理方面的涵義是「善」「惡」(Good or Evil)。論理的真偽容易解決，因為在倫理的原理論中，可找到概念

，判斷，與推理的本質與形式，在方法論中，可找到研究與整理的科學法則。倫理的善惡，却是複雜的問題：第一、論理的客觀標準不易決定；第二、現代社會從風俗、習慣、禮節、制度中得來的善惡判別，不一定是真的善惡。如此說來，假若真偽可定，而善惡不可定，豈不是沒有是非了麼？這話有相當道理：許多現代社會的現象，不但沒有是非，並且沒有真偽；雖有善惡之分，不足為是非的標準。

但是社會科學家却不因此灰心，他們常常不忘了「理智的善」(Rational Good)，希望倫理學也受科學的洗禮。這些問題，本文裏不能討論，惟有一點可提出，作為是非的根據的，就是「進化」與「進步」(Evolution & Progress) 兩概念的分野。社會經過分化與綜合的方式，不斷地變遷着，相關的變遷連在一起稱為社會過程，各種社會過程的總和稱為社會進化；社會進化好似許多鐵鍊織成的網，社會過程好像一條鐵鍊，社會變遷好像鐵鍊的環。但是社會進化所表示的，祇是社會發展的形態與方向，沒有價值的標準；進化如加上高低價值的評判，就表示進步或退步的現象。(變遷、過程、進化、進步等概念，見 (MacIver: 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 ch. 21.) 關於社會

進步的涵義，我們可以這樣說：因為社會與個體是一個現象的兩方面，於是社會進步的本質也是一個「個性」與「社會性」向上的調和的開展。這裏，我們不妨暫時取得是非的標準：凡是適合于個性與社會性調和而開展的現象，就是社會進步，也就是「是」；反之，就是「非」。至于社會進步具體的標準，有許多不同的分類，例如功利主義者的「快樂」，霍布哈斯(Hobhouse)所舉的規模、效率、自由、與互助，麥逸吾(MacIver)所舉的健康、長壽、生活安全，社交適宜，互敬與相當的權威的維持，以及我在本刊第十四期所論人權的維護與開展，總可以說是「是」「非」的客觀標準。

據上所述，可簡單地歸納說：公衆論見就是「公論」，真偽善惡就是「是」「非」，判別真偽善惡的公衆論見就是「是非公論」(Public Opinion of Right and Wrong)，以公衆論見去判別真偽善惡就是「公論是非」(To Discuss in Public Opinion the right and the Wrong)。是非公論十日刊，顧名思義，應當是「是非公論」，用以「公論是非」的。

(11)

上節所述的「公論」理論中，兩派學說各有其獨到之處，然詳細地觀察，也不一定有什麼衝突的地方。第一、在有組織的社會裏，或在小範圍的地域內，我們可以觀察到有空間隔離的團體，稱為公衆，在近代無組織的社會裏，或在大地域內，不獨公衆是幻象，有時連幻象還沒有。第二、在前者的社會裏，誠然有以討論方式交換意見，結果得到一致的同意或多數人的同意，對原則的同意或對原則及方案的同意，對全部的同意或一部的同意；這些同意，成為公論，不管是「多數公論」或是「惟一公論」。在後者的社會裏，以統治者的論見宣傳到公衆，使公衆發生同樣的論見，成為公論，是其上者；以統治者的論見為設施的根據，公衆的論見聽其自生自滅，不影響或僅小影響于政治行動，以致公論不能統一，不能生效，是其中者；統治者壓迫公衆，便不得有論見發生，是其下者。總之，在社會方面，因組織有無及地域大小之不同，在人民方面，因智識高低及心理態度之各異；公衆之為團體，或顯或隱，或有或無，而公論之為實體，或盛或衰，或起或滅。再就社會進化的理論說，不問進化有無目的，社會總在進步的途程上，而個體總在理智化的趨向上發展；如若這種發

展能使社會因分化綜合而趨向組織化，地域因交通便利趨向統一化，人類知識因教育普遍趨向理智化，心理態度因科學進步而趨向客觀化（即不因執習慣以阻止社會變遷），那麼，從一盤散沙以至于幻的公衆，從幻的公衆以至于真的公衆，以及，從沒有公論至于虛偽公論，自虛偽公論至于真正公論，又是社會進化過程中的階段問題了。如若用目的論者的名辭來講，也可說，人類社會是趨向完全的，現在的不完全，就是將來完全的梯階，從無公論社會到公論社會也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因探求理論而說得太遠，回過頭來看一看現實社會，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不由得人們不相信卜門的「幻的公衆」，黎朋的「羣衆統治時代」，和密哲爾的「寡頭政治鐵律」。

有「既無是非，又無公論」的。這種人們，或是不辨是非，或是不願辨是非，或是不敢辨是非；或是沒有論見，或是不願有論見，或是不敢有論見。有些自是其是的人們，抱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原則。誠然，這種信仰，減少了許多爭權奪利的人，使政治上免除許多無謂的紛爭，而當局得以全部精力治事。但是我們可以說「不謀

其治」，不能說「不謀其政」，因為政是衆人之事，在決定國家基本政策之時，全體人民要參政，決定實施方案之時，專家學者要參政。「謀政」應作「參政」解，不作「專政」解。可是統治者因為不願人來奪政，所以倡「不謀其政」；被統治者因為不懂參政，所以也倡「不謀其政」；在這種政治哲學的支配下，參政者成爲特殊階級，或職業化的政治家（我不敢說是政客），人民永遠是被統治者，民權主義永遠不能實現。還有些名士派的人們，也是既無是非又無公論的。桃花是紅的，楊柳是綠的，葡萄美酒是香的，美人的櫻唇是甜的，管他什麼是非公論。是的，當沙漠中的旅行者顛沛疲勞到極度的時候，誰都希望這一剎那，可是當他想到顛沛疲勞的原因時，他決不以風花雪月來做職業。還有些智識程度低下的人們，想不到是非，夢不到公論。農人祇求天老爺少些災禍，縣老爺少些搜刮，天高皇帝遠，有什麼是非，論什麼是非。工人祇求老闆不解僱，自己不生癩，那有關工夫管政治的是非。自命知識階級的用腦工人（他們自己當然決不承認是「工人」，祇承認是「職員」），也有以有飯碗爲是，無飯碗爲非的，打破飯碗的時候還可以論一論，捧着飯碗的時候管什麼

是非。還有些公子與小姐們，說是名士還不夠，說是失業也不配，唱歌跳舞，酒綠燈紅，他們誠然有特殊的「是非」(二字聯用，通俗即糾紛之意)，却管不到政治的「是非」。在這些羣衆裏，找不到是非公論。

有「有是非而無公論」的。一部份人們，知識相當的高，判別力相當的強，對於政治社會現象有相當的興趣，他們是知道「是」「非」的；可是不一定有公論。有些是因爲胆小不敢說話的，受了外人的氣，連在太太面前發脾氣都不敢，那敢在公共集會裏發表是非的意見，那敢在報刊上寫出白紙黑字的文章，楊樹葉子掉下來還會打破頭，何況社會上這麼多的羣衆，衙門裏這麼大的官員。還有些有錢的，天天看見的祇是錢，錢孔不獨有極孔這樣大，並且還是萬花筒；即使他們知道有是非，但是如若公理的「是」就是錢的「非」，公理的「非」就是錢的「是」，那麼，捨真理而取錢可也；因所錢就是命，命就是錢，批評錢的「非」就是要自己的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是非而不論。還有些做官的，在野的時候，他們的主張好像就是公論，不錯，他們有時候能明辨是非，就是在朝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能明辨着是非，可是不能論，因爲一論也許

就論到自己的非，沒有傻瓜做這種事。還有些被環境阻礙，雖有是非而不敢論的。有因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來的一件工作，一論就論掉了，自己沒飯吃還事小，其如七八十歲的父母，一兩個月的兒女何，所以不如過了一天作爲兩個半天，安分守己的過日子。即使不爲現在地位着想，一般有了錢的親戚朋友，將來也許是提攜自己的人；如若論了是非，一則逢彼之怒，共事爲難，二則他們倒了，自己也得做覆巢之卵；總而言之，最好不論。還有些人，既不是胆小，也不是因爲金錢地位的困難，也不是因爲自己環境的阻礙，而是因爲政治力量的壓迫。「是」「非」不能論，一論就生「是非」，即使不爲任何事着想，因爲論一件是非而被拘禁了，以致不能論一切的是非，此乃智者所不爲；以故除非這些事極重要，而有犧牲一己的價值，權其輕重利害，有時也有是非不能論。總之，在這些羣衆中，有是非而無公論。不過，這些人還是有知識思想而能判別是非的，論與不論，人各有自由，別人不能加以任何判斷；但在另一方面，還有無是非的公論。

有「有公論而無是非」的。有些有金錢及地位的人，因爲要維持金錢及地位關係，率性丟開是非；製造有利的



公論。在他們自己看起來，比「有是非而無公論」是進步了，因為能利用虛偽的公論，來增進自己的金錢與地位。還有些自己本無金錢及地位的人，因為要想取得金錢及地位，于是就附和有力者的論見，不管是非，作為公論。于是有力者說是馬，他們不敢說是鹿；當局說是香的，即使臭而不可聞的東西，他們也得湊合一下說：這是桂花的香。你不要說可恥，這是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呢。還有些人是盲從的，不管升官發財有沒有他們的份，聽到大家都打倒某甲，擁護某乙，為趨時髦起見，也得跟着喊幾聲口號。他們還有理論基礎呢，「吾從衆」；大家都說昨夜海裏游來一個大魚，魚頭夾在獅子山和富貴山之間，于是獅子山砲台打瞎大魚的右眼，富貴山守兵打瞎了大魚的左眼，南京城裏城外男男女女老少都提着燈籠去看，我還得用百米競賽的本領去搶先啊。還有些人經過統治者的授意或當局者的宣傳，也會抹煞事實的是非，蘊釀虛偽的公論。于是××黨是殺人放火的，××軍是為國為民的，好罷，打倒××黨，擁護××軍。還有些自命知識份子的一知半解者，在不科學的基礎上，造成他們的公論，這種公論是沒有是非的，還有些武斷的人，祇有他的思想是真理，

他的論見是公論；還有些偏見的人，祇有合乎偏見的「是」是，不合的是「非」；還有些守舊權新的人，祇有保存國粹，適合現行風俗習慣道德法律的是「是」，否則是非」。甚至于有些強迫公論，宣言通電或募捐冊裏，帶上你一個名字，「是」也得「是」，「非」也得「是」。在這些羣衆裏，我們得到無數的公論，可是得不到真正的是非。

我們需要的是「有是非的公論」。第一、是非要有公論，因為公論在民主政治中，為推動一切政治計劃設施的原動力，惟有公論人民才能參政，惟有參政才能運用民權，惟有運用民權才有民權主義的實現。第二、公論要有是非，不獨因為沒有是非的公（公衆）論，就不是公（公正）論，並且因為輿論失却真偽善惡的標準，能使一切政治設施失掉正確方向，好像航海者失却定方位的羅盤，于是盲人瞎馬，雖臨深池而不覺；這種民權的濫施，不獨使民族民生的問題不得有正當的解決，且使國家人民的生命，維繫在少數人的不科學化的意志上。由此說來，那些既無是非又無公論的，也許有他們的人生觀，那些有是非而無公論的，也許有他們不說話的自由權，這二種在社會政治

上祇有消極的影響；那些有公論而無是非的，却有積極的影響，而為民族國家生命的暗礁。第三、是非公論有他的被需要性。政治當局應當需要是非公論；因為從公論裏他們知道民衆的意見和需要，從是非裏他們知道政治的趨向與價值，因而可為一切政治設施與革存廢之參考。一般民衆需要是非公論，因為從公論裏，他們能表示切身的需要與政治的意見，從是非裏，他們可以謹得公論的準繩與途徑，明瞭當局設施的真偽與善惡，以為參政的基礎。青年尤其需要是非公論，因為現在的青年就是將來國家社會的主人，他們需要不偏不倚的公（公正）論，自由平等的公（公眾）論，做他們思想的啓發，行動的指導，以建設正確的經驗，備將來工作的應用。總之，在理知的羣衆裏，在民權的政治裏，在進步的社會裏，是非公論是需要的。

這些，我並不是說祇有是非公論十日刊是「是非公論」，我是要說明全國的輿論界應當有是非公論，全國的民衆應當有是非公論。

(三)

綜前所述，我們可以推知幾點：第一、在現代中國社會裏，雖革命的過程已到了建設時期，但因政治的不安，經濟的衰落，社會文化的新舊交替，智識程度的一般低下與政府對民衆運動的疑懼政策，使「公衆」還沒有脫離「羣衆」的色彩。民氣誠然比較革命高潮時代為消沉，但是沒有表現理智化的現象；民衆運動誠然是被壓迫了，可是潛伏的「羣衆心理」，隨時隨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因此，中國現在的公衆，不是塔爾德與派克所謂的公衆，即使有公衆的存在也不過是列卜門所謂幻的公衆。第二、在現代中國社會裏，我們很難找到「真正」的公論；一方面因為沒有公衆，當然不能有共同的論見，另一方面因為政府的輿論政策，斷絕了輿論的淵源，什麼消息都瞞得水洩不通，掩盡天下人耳目，除掉少數人能在外國報紙上偷觀些消息，或在字裏行間做些似是而非的揣測外，一般公衆不知道公衆的事，又怎能發生公論。第三、然則中國的公論是怎樣的呢？掙扎着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列卜門式的公論，就是因當局宣傳的結果，以感情或另一套符合當局者的觀念，灌輸到民衆頭腦裏，造成最敷淺而普遍的，羣衆心理式的公論，例如擁護××，打倒××，促進××××××。

×運動，履行×××運動。爲批評公正起見，或許可加上一個例子，抵抗××侵略。在這種情形下，爲什麼要擁護，打倒，促進，履行，民衆是不知道的。從輿論統制的本身說，也可謂有相當的成功；結果如何，却是我們不敢說的了。所謂因事變而生的公論既是如此，事變的解決當然還是列卜門所說，不是根據公論的真義，而是各方利害衝突的折衷與調和。另一種掙扎着的公論，是唐納所說的「多數公論」，就是一組一組的智識份子，比較有清晰的思想，科學的造就，勇敢的精神的人們，發表對現代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意見；這些公論，因爲沒有聯絡，不能成爲唐納的「惟一」公論。上述這兩種公論，決不是羅惠爾的統一公論，因爲根本的同意，除却宣傳的結果，在「討論」不能充分的社會裏，很難得到，而沒有威脅利誘個人利害，而專憑理知判斷的，尤其是鳳毛麟角。第四、中國輿論界雖是如此恐慌，然各方領袖（當然不指中國現在一般人所謂的涵義，而是狄激所謂「公論起于少數領袖」的意思）的努力奮鬥，也許能使中國社會理知化了，造成羅惠爾或杜威式的公衆，以公論啓導社會進化。社會是永遠變遷着的，社會制度與政治立法，無論其保守性如何頑固，總

應當適應社會人類的需要，隨時代環境而變遷。這裏，我們需要的是科學的、倫理的、公正的、公衆的、大無畏的「是非公論」，去「公論是非」。

我相信是非公論十日刊是在公論是非的途徑上走的。我信是是非公論十日刊是在公論是非的途徑上走的。仕過去的一年中，共出了三十四期；第一期至第二十三期，即自四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總是每月三期，逢一出版；此後第二十四期于十一月廿五日出生，推至第三十期亦于一月廿五日出生；自第三十一期（二月十一日）起仍爲每逢一出版；第三十五期定于三月廿一日出版；因爲週年紀念的緣故，和第三十六期合出特號。這一年來的三十四期刊物中，共有文二百五十八篇（其中續前的只有極少幾篇）；計政治四十二篇，外交與國際三十七篇，經濟十六篇，社會十三篇，教育與文化八篇，文學二十二篇，政治諷刺二十四篇，社會諷刺及雜感二十三篇，通信三十六篇，及書評三十七篇。以上的分類統計當然是主觀的，有許多政治論著與政治諷刺文字很難分類，因爲諷刺中往往含有學術的理論，影射嚴重的問題。由上列分類中，我們對是非公論的性質，可知兩點：第一、文字雖側重于政治問題，然各種其他方面的討論也是兼收並蓄；第二、文字

方式是莊諧並重的，有些是純粹學術的討論，有些是「幽默」狀態的諷刺。再就內容說，我們可知是非公論在過去一年內在各項中日關係的研究，國際情況的分析，政治理想的探討政法制度的議論，政治舞台內幕的揭開，市政設施的批評，經濟建設理論及實施的商榷，社會問題原因的結果的考核，文藝的創作，與政治的諷刺之中，只可提出一個問題，作為是非公論內容的榜樣。這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國民大會的問題。是非公論是反對召集，主張停開，與貢獻補救意見，在中央決定延期之先，這並非說是有先見之明，至少這是一種是非的公論。無論是非公論十日

刊在過去一年之內，公論了多少是與非，是非正確到什麼程度公論代表了若干羣衆，個人總有一種希望，就是「科學的是非」與「勇敢的公論」。真正的是非公論是「站在民衆中間」並「看時代前面」的進步(Progressive)客觀(Objective)與建設(Constructive)的批評；這種批評，是代表民衆，改進政治，領導青年的。假使是非公論十日刊在過去的一年中，因為人力財力或其他環境的關係使人們有一部份的滿意，而未能達到理想的境地時，我希望編者讀者與寄稿者以再接再厲的努力，發育這一週歲的健美嬰兒。

曹立瀛，于南京。

## 中日經濟合作之先決條件

在兒玉謙次率領下之日華貿易協會訪華團員於三月十四日抵華後，在京滬兩地，備受熱烈招待，可以表示我國朝野對友邦嘉賓之誠摯。

中日問題於去歲由張外長及川越大使進行之調整交涉停頓以後，中日兩方之情勢，均有極大之改變。日本因外交之無成，引起廣田內閣與林內閣之更迭，自因果關係之

意義言之，則後者對華之政策，自不能不無多少之轉變，而日本一般之輿論復盛倡對華新認識之言論，其與對華未來之交涉，自亦不無影響。中國方面亦發生空前之西安事變，然因其和平解決，不僅使國內各方對和平統一之意念愈益堅強，亦使外國人士對中國之觀感為之一新，而日本對華觀察之改變，尤為顯著親切。因西安事變而召集之三

中全會對未來之國家大計，已有極正確之表示，對內力求和平建國，對外惟冀獨立平等，建國工作固極艱鉅，而獨立平等之要求，未嘗或忘。易言之，即「願在平等互惠與互尊之原則下，求一切問題之初步解決，使匪僞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兩國間懸而未決之問題，雖不能立即解決，而以和平方法為解決糾紛之可能，始露其端倪」中國之信念如此，日本之改變如彼，而日本工商業界領袖恰於此際來華，舉行中日貿易協會中日會員之聯席會議，則其供獻於二國之未來，自不僅限於經濟一端，於外交問題自不能毫無影響，且該會之組織，自涵義上自始即為實行國民外交而設，非僅具單純經濟性之組織。由日本團員諸君所帶來解決中日問題之呼聲為經濟合作，此可於川越大使介紹該團於我當局時之演辭中證之。中國方面所欲使該團諸君了解者為中國於談調整國交時最低限度之要求，及中國年來各種建設之突飛猛進需要日本之善意的援助。中日兩國，壤地相接，關係複雜，武力衝突，固非兩國之福，目前亦非兩國所願。且最後終須和平，中國需和平徐圖建設，日本需和平，發展市場，事勢至為明顯。

日本對華交涉，於提出華北特殊化及共同防共兩問題

是非公論 第三十五六期合刊

，不為中國所接受後，頗陷停頓，既不能以武力壓迫，冀達其預期之目的，即不能不改變途徑。經濟合作似即為日本所提出對華交涉之新途徑。我國之觀察者，以為日本每於武力侵略之後，必有所謂之「經濟合作」以和緩我國一般之空氣，并列舉往事以為證。日本此次所唱之對華經濟合作，是否一如往昔僅圖和緩我國方面之感情，抑尚有以新途徑打開中日僵局之期望，不得而知。然其必須改變侵略之目的，并須以和平手段為解決中日問題之先決條件，則似應為日本朝野一致之認識。

中國數年來由容忍退讓之態度所得之最高代價，對外認識鄰邦之侵逼，漫無止境，對內覺悟和平統一為救亡圖存必備之基礎。故西南問題，與西安事變，均能和平解決，實現十餘年來求而未得之統一大業。現國家已步入於復興之途，而其所受之侵略，實已屆最後之存亡關頭。如不欲中國之國家淪於覆亡，則對於立國要素之領土與主權決不能再事喪失。故對外之一切交涉皆以此為最後之防綫。武力壓迫之侵逼，固必遇抗戰；和平親善之經濟合作，自較受歡迎。然經濟合作之先決條件，改善中國國民對日之感情，若不能圓滿完成，則所談者，終亦難得結果，無法

進行。

日本常識中國人之感情，僅有五分鐘之熱度。中國人之健忘，誠有出乎意料之外者。每受一次刺激，輒有一次之興奮。然事過境遷，又復淡然若忘。此於過去數次抵貨之經驗，可以見之。但近年來因日本對中國之頻加刺激，使中國人民不忘之心理，日益加強。論者謂中國之統一，實日本有以促成之；否則中國此時或仍在混亂中，毫無民族意識之自覺。因日本之一再「膺懲」，始由麻木而變為敏感，由疏忽而變為戒懼。即以平津兩地而論，即令人有主客異勢之感。其他如影響中國民族之一般生活者，尤更僕難數。國家間之關係，一如個人：人與人之間，如時存戒懼，則絕難推心置腹；一有舉措，則疑慮頓生。以此而圖合作，勢必勞而無功。

中國既已趨向復興建國之途，則一切產業之開發，建築之完成，在在均須已自之努力，與他人同情之援助。然其先決條件，則須畀以自由發展及安定和美之環境。此為極明顯之事實，亦即言建設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試以冀察而論，可謂完全在日人控制之下，平津兩地及北甯沿線，皆有日本駐軍，而日本之實業家，且不願積極投資，追論

其他。華北之棉業合作，與夫鐵路之修築，及礦山之開採，喧傳雖久，成功究有幾何。合作之客觀條件未備，則其成功之可能，終屬微渺也。

中國現時所望於日本者，第一為恢復華北之正常化。易言之，即日本不僅須放棄其一切特殊化之企圖，且須對不合理之情形，自動加以改善，使中國得有無阻礙之發展，然後兩國國民間之感情自日趨接近。雖不言合作，而兩國間之福利亦必日見增進。

日本較中國為工業先進國家，因其工業之發展，原料與市場為維持其工業生命之要素。對於重工業所必需之鋼鐵、紡織業所需之棉花，以及可以銷納其過剩工藝品之市場，此皆中國力之所能及，而願意為日本之助者。但中國一切工業皆行落後，生產猶感不足。足稱以農立國者，其食糧大半須仰給於外國，其情形可知。中國以技術落後，雖得地利，亦未能盡量利用，即以日本所最需要之棉花而論，河北山東諸省，均極宜植棉，若加提倡指導，產量立可增加。山東一省，因中國銀行之積極提倡，產銷已見成效，雙方均受其利。以此例彼，大抵皆然。至若交通，果政治安定，中國自力謀發展，特以中國財政支絀，且待建設之

事正多，輕重緩急之間，諸待權衡，若得外力之善意援助，在中國自樂予接受。若投資所及，政治之勢力隨之，則中國甯願不加開發，亦不願喪失主權。此在數千年前，且不願爲現中國方當自力更生復興建國之時，決不願放棄權利，喪失主權也。

日藏相結城豐太郎謂「以日本之資本與技術，付之中國之勞動力及資源，則可開發棉花、煤、鐵、礦、等無盡之富藏，貿易狀態如得調整，則日本得龐大市場，中國四億民衆，亦得廉價良貨，彼此有利互相繁榮，至爲明顯，」簡言之，即中國爲農業國，日本爲工業國，日本購買中國之源料，中國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品，此爲日本人心目中之中日經濟合作，推其極，中國必至淪爲日本人之殖民地，又何有於合作。自單純之事例言之，凡言合作必雙方之事勢相等，然後始有合作之可能，中國之產業落後，生產技術，未加改進，以故財窮民困，此時必須加以體力之充實，始可自由發展，然後助之者始能得其相當回報之助力，不則只有任人剝削而已。

且中國新興之工業，最著者如紡織業，因日廠在華之競爭，已使華商無存立之地，然後日商又從而收買，使

中國之紡織業，完全在日商壟斷之下，中國之工業，遂亦即永無發展之望。此不過概其一例耳，其他中國之工商業，本多在幼稚時期，因日貨之傾銷，及非法之走私，使中國產品受極大之打擊。中國之工業不能發達，日本對華之商務亦當永無發展之望，即使一時繁榮，亦非健全，轉瞬即逝。中國工業之發達，自經濟之原則言之，於日本應無害，此爲極明顯之事實，即以中國人民增加購買力一事言之，對日本商人，亦有無窮之利益。

日本在華之商業因地理鄰近之利便以其低微之成本大量之生產，及其精巧之技術以正當之競爭方法，英美各國，已極難競爭。若再得中國國民之同情，則在華商業必日益增進。中國繁榮即日本市場之擴大，此日本自身，即能證明。日本工業愈發展對外之輸出固日益增加，即由外之輸入，亦與日俱進，國內之生活程度提高，即其人民之一般購買力增長，而工業所需之原料，凡本國所不能供給者，皆須仰給於外國。日本與中國之關係，亦何莫不然，特日本人士，不加思索，預存成見，不願由純粹之經濟途徑，謀收兩國間之真實合作耳。

日本利用中國之無能爲力，以誘利威脅之方法，獲取

之一切權益，皆認爲係既成事實，而忽視其不能爲中國國民所忍受，此固爲中日間懸而未決之問題，亦即應爲兩國間調整交涉之對象。捨此不談，而欲以口舌之力再造若干未來之既成事實，中國雖愚，當不至此。在威力壓迫下所造成之事實，中國固無法抵抗，然中國之國家一日不消滅，則其改正此事實之心不死，求改正此事實之努力不輟，終當有改正之機會。日本自言調整，則亦應併此而求合理之解決，否則徒屬空談。

改正既成事實，爲中國最低限度之要求，亦即爲經濟合作之先驅，不合理之事實，不加改正，矛盾衝突終不可避免。此而不去何能合作。根基不固，即建築不堅，理至明顯。故吾人於談中日經濟合作之前，必求不合理事實之改

正，此爲極正當而極合理之要求。最近東京朝日新聞論中日國交之前途，認維持現狀，爲日本最大限度之讓步。逾此限度之讓步，反使事態更爲糾紛。并謂至於冀東問題如取消之，則中國民衆將必乘勢向日本權利挑戰。態度如此，吾人殊爲中日經濟合作之前途悲。

日人應知現時之現狀，爲一極不合理之現狀。冀東爲河北省之一部領土，且被利用爲走私之淵藪，行政割裂，關政破壞，其影響於國民之生計者至深具距，其於國家，如芒刺之在背，乃吾人所不可須臾忘者。如謂維持現狀卽爲日本最大限度之讓步，則日本之所讓步者果何在。苟日本除不繼續侵略外不作具體的讓步，則調整無所用其談判，而合作亦不必再事講求矣。

劉雲東

## 日本軍部透視

日本是一個富於模倣性的民族，所以很快的能夠披上一層文明的外衣，同時日本是一個未經過革命的國家，所以舊封建勢力依然存留在內部。職是之故，日本在現代雖則有名譽上所謂代表人民的議會，也有對議會負責任的內

閣；然而實際上具有支配政治力量的，卻不是議會，亦不是內閣，而是組成內閣一分子的軍部。

軍部何以能在日本政治上佔着這樣一個特殊地位？這當然是有歷史淵源的；因此，我們論到日本現在的軍部，



對於它在日本走進帝國主義途中是扮演怎樣一個角色，不可不作一簡略的回顧。

誰都知道，日本今日的強盛，是由於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大改革。而促成這種改革的根由，與其謂國內開明志士的要求，勿寧謂歐美列強的壓迫，即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的強制開國。美國這種壓迫，首先最靈敏感到的自然是日本擁有特權之封建的藩閥階級，他們爲要免除自己的命運淪於殖民地的悲痛起見，就不得不自己毀壞它們的封建體制，換句話說，不能自動的消解封建的軍事組織與軍事技術，而築造起近代的軍國主義，近代的軍隊組織，與近代的軍事技術。

這樣，在表面上確實是將日本由封建藩閥的割據局面轉化成爲一個統一的權力，而奠定了日本帝國主義今日稱強的基礎。可是日本封建藩閥階級這種轉變，是自動，不是他動，是改途，不是改造，所以明治維新的結果，儘管在政治上具備了近代的行政機構，而妨礙政治圓滑進行的封建勢力，不特未曾澈底清算，且相反的，很強烈存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

因其如是，由藩閥蛻化出來的軍部，也就在日本政治

上佔着一個崇高無比的特殊地位。這種特殊，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一）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頒布的海陸

軍大臣直接帷幄上奏的勅令，凡涉及軍令軍政軍機性質的事項，海陸軍大臣可以不通知內閣直接上奏天皇。（二）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頒布的非現役的海陸軍大將或中將不能充任海陸軍大臣的勅令。後雖改爲退役或預備役亦可充任，但並非對軍人以外的人公開，仍然保持着單純的軍人系統。因此，根據前一個勅令，軍部可以不受內閣的束縛，反而能左右政府既定的政策；根據後一個勅令，軍部且進而可以藉此威脅內閣遂行其政策，因爲只要一徑拒絕推派大臣入閣或中途退出，便可使內閣立即瓦解。由是我們不難想見日本軍部能在政治上佔着這樣的一個地位，說不是有原來的封建勢力，何克臻此？

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原因，還是日本走進帝國的途中，軍部盡了莫大的功勳。當一八九四年，他們估計自己的武力足堪對外一用時，便和中國交戰，一九〇四年，又和帝俄交戰。這二次戰爭，都獲得意外的勝利，短時期中在海外佔領了台灣，朝鮮，南庫頁島（即樺太），關東州租借地，而使日本急遽的擠入帝國主義

之林，以稱霸於太平洋上。

自然這些功勳是屬於軍部的，而尤其是屬軍部首腦少數人的。功勳者最會受人尊敬的，何況是具有日本人民所崇拜武士道風度的軍人？所以日本軍人轉而投身政治的，也就在政治上佔着絕對的多數與優勢。即以操縱日本政治的元老而論，總計前後不過八人，而八人中就有七人是出身藩閥，而在出身藩閥的元老裏面就有山縣，大山，和桂太郎三個是軍人。（大山曾任陸軍大臣，山縣和桂太郎是軍人兼政治家）。又如日本的歷屆內閣，大多數是藩閥內閣，而藩閥內閣中，軍人又居其中之半數以上。由此我們如果說，日本政治史，也就是一部軍人的活動史，當不爲過。

軍人雖然在日本政治上足以把持一切，可是對外的侵略主張，由於職業的原因，卻也並不一致，質言之，霸佔陸軍的長藩，主張向北進；獨據海軍的薩藩，主張向南進。南進因受英美在菲列濱，澳洲方面勢力膨脹的結果，無所成就；而北進卻一步一步的利勝，成就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光榮。

也許海軍對外侵略無所成就的原故，所以對內政改革

問題，海軍比較少關心，因有沉默的海軍之稱。日本近年來政情的不安，可以說大都是由於陸軍軍部，尤其軍部的中下層階級的激動所致。而引起陸軍軍部中下層階級對政治這樣敏感的原因，是有對內與對外的兩方面；從對外說，自一九三一年佔領中國的滿洲後，激刺了他們好大喜功的情趣，他們覺得向外侵略並不是怎樣的一回難事，所以希望立即實行大陸政策，在中國的大陸，在蘇聯的西伯利亞，甚至於在全世界，立下永久的豐功偉業，他們的口號是「發揚日本精神於海外」。但實行這種主張的必要手段，無疑的是積極的擴張軍備；而擴張軍備的同時，却又要顧及軍費所自出的國計民生。所以他們對內反對自由主義下的資本家，以及被資本家御用的政黨，而主張「國防第一主義」，並且應該是「廣義的國防」。因此，他們爲要貫徹這種主張，甚至不惜用非法的流血手段以求實現，「五、一五」和「二、二六」兩次事件，便在日本史上染下了血紅的一頁。

無疑的，日本陸軍少壯軍人企以建立豐功偉業的這種願望，同時也可說是陸軍首腦部的願望；但在陸軍首腦間，各人所抱的態度却有不同，因而也就形成派系的分別，

概括言之，約有三派；即以荒木貞夫爲領袖人物急進派，以林鐵十郎爲領袖人物的漸進派，及以松井石根爲領袖人物的中間派。這幾派在目前似尙未形成堅固的壁壘，在將來自難不有分化，合併，及彼此消長等現象。不過大體說來，這幾派的主張，並無何等明顯的界限，主要歧異點，不在對外政策，而還是因對外所引起的對內政改革的方法上。是無問題的。

這些派別的分立，也容許滲入了一點權利爭奪的意味，於是各自爲擴大勢力進而取得政治直接領導權起見，便直接的或與民間右翼團體聯絡的法西斯運動，風湧而生。在這法西斯運動陣營之中，我們可以籠統的分爲三種勢力；第一種是所謂壯士，浪人，志士等皇室中心主義的國家主義「國粹派」。（如大日本主義團，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生產黨，國本社，神武會，自治學會派（愛鄉塾），大民俱樂部，大化會，建國會，大日本武德會，修養團，大日本奉公團，中央乃木會，奉化會，皇道會；以及在鄉人團，青年團，處女會，消防隊，愛國婦人會等）。第二種是軍人直接所組織的法西斯勢力。（如依弘會，明倫會，櫻會，「現役佐官將校」小櫻會「現役尉官將校」洋洋會

「海軍預講將官等」。第三種是否定資本主義與議會政治的無產黨轉變成的法西斯勢力。（如日本國民社會黨「社會民衆黨一部分與勞動大衆黨一部分聯合組成的」新日本國民同盟，社會大衆黨，「社民黨與勞動大黨的其餘部分人聯合組成的」）。除這三大勢力以外，還有一種可稱爲布爾喬亞的法西團體，如安達謙藏與中野正剛爲中心的國民同盟。這種法西斯運動，在一九三二年「五〇一五」事件後，真可說是雨後春筍，蓬勃一時。

在如此的局面之下，日本今後的政治果有轉入以軍部爲中心法西斯獨裁內閣的可能？是的，軍部有傳統的封建勢力，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更掌握有全國的武力，事實上是可以「爲所欲爲」的。不過佔在對方的自由主義下的資本家階層，究竟還可以利用其經濟力量，利用那些與至尊者的地位，從而與特權相關的憲政，通過政黨——議會政治，而使他們「有所不爲」。日本在現在的國內國外情勢，誠然有不斷的製造法西斯前進的機會，但在尙未進入實際戰爭的狀況以前，在未激起社會改革的局面以前，資本家階層終將運用其可資運用的一切手段，使越軌的軍部，爲之屈膝。這是日本跋行的政黨——議會政治尙可勉強維持

的理由，亦是日本不會遽然出現以軍部爲中心法西斯獨裁

內閣的理由。

呂碩儒一九三七、三、二十四日。

## 幾種急應改革的官僚心理

記得民十七八年的時候，到處高呼着「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口號，實則政治並沒有南伐，官吏可真南伐了，前北政府的官僚心理逐漸戰勝了當時革命軍的革命心理，直到現在，這種官僚心理大有根深蒂固之勢，結果使革命大業陷于失緒！使政治效率趨向低落！使人民的同心力逐漸浮薄！

現在我想提出幾種最普遍的官僚心理及反映此種心理的行動來說說。

第一、自私 自私好像是一般人同具的天性，就是聖賢也有時不免——以「大同」號召的康聖人曾做過盜經的雅賊，以無政府主義相標榜的也有故宮盜寶的敗類——但自私在一般小民所表現于事實方面的，不過是諂媚，不過是偷竊，結果常常殃及其身。至於官吏的自私，他所表現的方式和結果可就關係重大而不同了。間嘗研究官僚自私自心的表現，在人格方面是虛驕和卑鄙四個字。虛驕是對地

位較低的同僚和一般不知其詳的人民用的態度，本來實有其學，實有其才，實有其能，而居有其住，也不過是「才德相稱」理所當然，義所應爾，原無可驕，也不須驕，惟其虛無其字，虛無其才，虛無其能，而竊居其位，便是賊人心虛，深恐他人識透其虛，乃不得不假有其字，假有其才，假有其能，以自格于才藝之林，自援于權貴之階，效齊人之驕其妻妾，以炫其虛門面。在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卑鄙，對於任何權勢，祇要和自己的地位直接間接，可以發生些微影響，不論認識與否，終必竭盡心智，以圖攀附。對於權勢之送往迎來，不遠千里僕僕如喪家之犬，喪喜吊賀，先意承旨，周旋如孝子慈孫，餽贈請宴，連妻孥一同出馬，脅肩諂笑，奴顏婢膝，種種醜態，報劍一文書，殆還未能盡其十一，至於自私自心理在行爲方面的表現就是貪贓枉法，貪污行爲最普遍的：一是貪利；如透領薪給，濫用公款，浮報開支，收受賄賂以及利用其地位職權，豪奪

巧取，敲詐勒索，乃至通敵賣國等等都是。二是貪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貪名宜乎是好的了，其實不然，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名實相稱倒也無話可說，現在的一般官吏，祇務其名，不論大小機關，大小衙門，一個長官換了，各種事業方面的組織，人事方面的系統必更換一次，換上一個美麗動聽的新名詞，蕭規曹隨未免太無出息，實事求是，好像埋滅了英才，不足以顯其才名，於是專在「名」上用功夫，妄費社會國家公帑，這能不說是貪污麼？因為貪利貪名的關係，便貪殖勢力，貪造黨羽，因為要殖勢力，造黨羽，對另一種勢力，另一部分人便不得不取敵對態度，敵對行爲，于是便發生「你不好，打倒你，我來」的口號，反面便是「我的，都是好的，該保障，該擁護」，這些事實，隨在皆是，貪污之風真盛極一時。不動貪利也好，貪名也好，貪殖勢力也好，結果必然枉法。因為不枉法不足以行其貪污，不枉法不足以成其貪污。貪污枉法必相與同生，因為法是公的，守法就不能如其私。所以那些官吏的貪污枉法行徑都是自私自利心理在作祟啊。

第二、怠惰，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官吏的就職宣言或一個長官的譚話訓詞等等，總少不了「抱定服務精神」為

服務而來」「努力職務」那麼幾句，好像不說這幾句話就不成爲官吏似的。我真奇怪這幾句話還有列入宣言，譚話、訓話的資格。中山先生說：政府官吏是一個專門家，是一個工程師。又說：官吏是人民的公僕。我們從沒有聽到承築錢江大錢橋的工程師發宣言說「抱定築橋精神」「爲築橋而來」「努力築橋」等等的話兒，也不會聽到老媽子（僕婦）對主人說什麼「爲燒爐，倒馬桶，打地板！而來」的譚話，可是不發宣言的錢江築橋工程師把一座鐵橋築好了，不發譚話的老媽子都能把馬桶洗得乾淨。把地板打得光亮，正正經經口頭上紙面上都抱着服務精神而來的官吏，除了他努力「自私」的職務以外，他那一種怠惰的心理實可怕人，——自然有很多從政人員是勵精圖治，不遺餘力的——這種怠惰心理的反映在人格方面是萎靡，是不負責任。因為怠惰就不肯振作精神，不願振作精神，——可並不是不能振作精神——久之就自然趨于萎靡了。因為怠惰就容易生厭惡，就不肯去研究考慮的工夫對於一切職務就怕負責任，因而在事實方面便形成（一）因循：今天該研究的計劃擱置到明天，本月該完成的工作遷衍到下月，結果到了明天，到了下月不研究，還沒完成，久之對於這個

計劃，這件工作就忘懷了。(二)敷衍：敷衍差不多是做官的不二法門，已經成功了中國的官吏哲學，現在的一般官吏敷衍技術頗有繼承北政府道統的資格，舉個例說罷，比如人民有一件什麼糾紛難決的事情，本來當地行政官吏可以依法解決的，然而他怕負責任，呈向高級機關請示，高級機關怕負責任轉呈中央指示，中央主管機關的主管官吏怕負責任，扯上一大堆「大致」「尙無」「似可」「斟酌」「妥慎」……等字頭，八面玲瓏，模稜兩可的語句，轉示下去，到了原當事人的手裏，祇有兩眼發瞪不知所云。雖然時間經過三五個月或一年，當事人的糾紛依然難決，可是官吏們已是沒有干係，沒有責任，手續交清，人民已經被欺騙過去，真是「敷衍」「了事」了。(三)推諉：推諉也是中國的官吏哲學，也是基于怕負責任來的。什麼事情如果含有困難，含有責任關係，儘管在道義上應負責任，地位上應負責任，法律上應負責任，祇要稍為可以推諉的路綫，必然上向下推，下向上推，甲機關向乙機關推，乙機關向內機關推，上上下下，來來往往，消磨了幾個月時間，終於還大半自然擱置起來。這叫做公文終年旅行，案卷永久監禁。結果誰也不負責任。推究這些毛病都

是由于官僚們的怠惰心理所發生的。

第三、糊塗 官吏的條件我認爲最低限度應該是公正廉明精密，但就我觀察，一般新官僚在公務上却滿懷着一肚皮的糊塗心理，這種糊塗心理，在對人對事各方面隨時隨地都顯露出來，其影響及政治方面的弊害，比什麼都大。糊塗心理反映在人格方面的是(一)不辨公私：不必多述，單就一般官吏對於其所屬的公務人員的進退升降以及給予的工作待遇等說罷，很多是純以主觀做標準以私心的好惡做標準，以對於自己的利害關係做標準，利用他的地位，借公的名義以洩其私，借公家的財力物力以酬其私，其始混亂公私，其後顛倒公私，終於不知公私。而在一般次級公務人員呢，爲要保持地位，攀附上司，多把公務放在腦子背後，把關於上司的私務提前辦好，小心辦好，竟忘記了他是一個國家的公務員！(二)不辨是非：俗語說得好「利令智昏」，官僚們的私利心理，已經是沒有是非——多如戲劇上的包平斷獄，那缸金子滿，便算那面「是」，加以糊塗心理作怪，益發不辨什麼叫是非，好像安徽省劉主席發了瘋，亂下條子要槍斃人一樣，其實不瘋的主席官吏而亂動的也不少。李白上韓荆册書有一句「君侯爲人物之

權衡」現在我套說一句「官吏爲是非之權衡」，然而甲官吏之所是者，乙官吏又來非之，乙官吏之所非者，丙官吏又來是之，各是其所是，各非其爲非，是非之乎，完全以官吏們主觀的心情爲轉移。結果弄成混亂是非，顛倒是非，一片糊塗混蛋，使人民使僚屬不知何所是非，此外不辨緩急，不識利害（公的利害）不知賢愚，等等毛病都由此糊塗心理發生。

上面已經寫了很多，我想再說幾句結束的話，第一、基於大小官吏自私心理的發展，形成現在政治上的污濁和

割據。第二、基于怠惰心理的瀰漫，使一切行政效率趨而迂緩和倒退。因而社會現象歸于蕭條。第三、基于糊塗心理的愚妄，弄得一切大小職務公私人，變成昏夫黑地，紊亂糜糊。一個已經垂亡的國家，一個在百創千孔中支撐危局的政府，那還受得起這些官僚心理的摧殘剝蝕呢！我們的領袖們果有擴清政治，造成廉潔政府和賢明勤護的公務人員的決心麼？我們敬謹請求先用最大的決心和毅力改革上面所述的幾種官僚心理。這一步攻心的工作，我以為勝過一場大革命。

陶鎔成

## 病態的公務員考績制度

### 一、

考績是整個人事行政制度的一部份。牠的作用在於考核每個工作人員的服務成績，作爲陞陟升遷的根據。無論是政府機關或私人事業，對於人員的任用，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要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能夠增高整個組織的效率；至少的限度也當克盡厥職，辦好本分內應辦的工作。至

于被任用的人員能否達到這個要求，就需要根據客觀事實，科學方法來加以考核。考績的真實意向不是消極的懲戒成績庸劣的份子，而是積極的獎進成績優良的份子，使組織的單位體益臻健全。因是在整個人事行政制度中，實佔有極重要的位置，不容漠視。

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沒有考績的形式，但不應沒有考績的實際。一家商店欲達到牠營業的目的，在人事上當然

要去劣留良，纔可發展業務。商店中對員工的升降懲獎，表面上雖然沒有考績的形式，實際決定某一人的升缺或退職時，已經對這個人的服務成績，有了優劣的判定。假使執行判定的店主或經理，以主觀的善惡來判定每個員工的優劣，不以服務成績為前提，甚至袒護親故，排除異己，那末這家商店的前途，祇有閉歇的一條路可走。我們可以引用這個淺近的譬喻來推論任何較大的事業，整個政府的組織，也是同樣的道理。因之考績的形式可以沒有，考績的實質不能或無。

我國各項組織中，有固定考績制度的可分事業機關與政府機關兩類。前者如海關、郵政、鐵路、銀行，及其他新式的工商企業，後者是國民政府隸屬下的大小政務機關。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以政務機關的現行公務員考績制度為限。

## 二、

現行公務員考績制度的內容怎樣？我們有四種法規可以依據。這四種法規是（一）公務員考績法，（二）公務員考績法施行細則，（三）公務員考績獎懲條例，（四）考績委員會

會組織通則。這四種法規構成了全國公務人員的考績制度，而為國民政府整個人事行政制度中重要的一環。

公務員考績法公佈于民國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三年由中央政治會議行政法規整理委員會建議修正，至二十四年六月立法院通過該項修正案後，同年再由國民政府公佈本法及關係法規三種，並訓令各機關于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律依法實行。其中考績法施行細則在二十五年十二月又重加修正，擴充條文內容，規定：（一）學識操行之標準分數，（二）考績以外之加俸晉級辦法，（三）晉級人數之限制，（四）因考績結果而改予升等之限制，（五）無級可升者之補救等項目，成為現行的全部法制。

這一種法制從創制、修正、而至于公佈實施，其間經過了整整的六年又十個月，時間上不謂不久。立制者深思熟慮之餘，內容當然已盡善盡美，無可置喙。茲以上列四種條文及附表為根據，舉出牠的主要內容如次：

一、考績種類：分年考與總考兩種。

二、考績時間：年考于每年十二月行之，總考于各該

公務員第三次年考後行之。

三、辦理機關：年考由各該機關依考績表所定項目分



別考覈，報由銓敘部登記；總考由銓敘部根據三次年考結果行之。

四、年考程序：分初覈、覆覈、最後覆覈三級。

五、執行人員：初覈爲直接上級長官，覆覈爲再上級長官；再經考績委員會彙核後，報請主管長官最後覆覈。

六、考績標準：以工作、學識、操行三項爲標準。

七、考績等級：年考分六等，總考分七等，均以分數定等級次序：年考以八十分以上爲一等，七十分以上爲二等，六十分以上爲三等，不滿六十分者爲四等，不滿五十分者爲五等，不滿四十分者爲六等；總考以九十分以上爲一等，至不滿四十分七等爲止。

八、獎懲辦法：以等級作獎懲根據。年考分六類：一等晉級，二等記功，三等不予獎懲，四等記過，五等降級，六等解職。總考分七類：一等升等，二等晉級，以下與年考獎懲項目相同，至七等解職爲止。

九、合格分數：年考總考均以滿六十分爲合格，但工

作不滿三十分者，及學識、操行有一不滿十五分者，仍以不合格論。

十、考績方法：填報規定之表格，表中可分爲履歷欄：記載被考績人員之姓名、出身、職務、俸額等十二項目；次爲勤惰摘要欄：記載請假、曠職、遲到、早退等四項目；下幅爲初覈及覆覈欄，是爲全表的主要部份。其中分工概況，及工作學識、操行等三項，初覆覈分數與長官之職銜及考語。後爲最後覆覈欄，分總評、分數、等次、獎勵、及主管長官職銜等項目，爲考績的最後歸宿。

十一、考績委員會任務：人選由主管長官就高級職員中指定；其職責爲彙核本機關考績表，報請主管長官覆核決定。

十二、升等限制：由荐任職升等者，不得逾現有荐任人員十分之一，由委任職升等者，不得逾現有委任人員二十分之一。

十三、解職名額：成績過劣，應行解職之人員，年考不得少于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二，總考

不得少于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四。

十四、遺缺遞補：解職人員所遺之員缺，以考試及格人員遞補。

### 三、

在上面所舉出的幾個要點中，我們對整個公務人員的考績制度，已可以得到一個概念。究竟這個制度的本身是否可以做到考績的目的，與及在實施時會發生那些情形？如果我們略加注意，實在是不勝誠惶誠恐之至！茲請就制度的本身說起：

第一：被考績的人員，對這一椿事無權置問，予生予死，權在長官。怎樣可以避免考績長官的主觀偏見，甚至以考績作排除異己，舞弊徇私的工具，被考績的人員簡直是無可究詰。

第二：考績標準抽象，描統，就是長官個個執法嚴明，守正不阿，欲對一個屬員評定分數，而恰如其日常成績，實在是不可能。結果祇好潦草塞職，虛行故事，任憑一己之意斷填上分數。完事大吉。

第三：總考是形式的。年考則全權操之各該機關，銓

敘部祇可登記。這樣那批與主管長官有同鄉、同族、同學、同年、同派系、同集團……等等「同」字關係，隨着政局夾帶而來的人物，是否也可以範圍在考績制度之內，大成疑問。

第四：升等有限制，解職定名額。一面是不放心主持各該機關考績的長官，一面否定了考績法規自己的地位。既要考績，成績優良，在應當升等分數內的人員自然一律該升等；成績庸劣，在應當解職分數內的人員，自然一律該解職。為什麼限制升等？為什麼非解職不可？可以升等的不能升等，不必解職的定要解職，豈是國家立法之本意？這兩項條文無異指示考績的長官們一條徇私的路，允許他們在每次考績中解職者幾人，升等者幾人，公平交易，不能多也不能少，恰如法定。整個考績制度的精義，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以上是整個制度中概括的缺點，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牠的小部分：

考核每個人員服務成績的優劣，先要有一個精確的尺度來量衡，而這個尺度一定要刻劃分明，絲毫不苟。一斗是一斗，一尺是一尺。量米用斗，量布用尺，性質上也不

能勉強。現行公務員考績制度中的尺度，是工作、學識、操行三種，這三種尺度僅有抽象的名稱，而沒有具體的軌範，所以用之于簡任人員，也用之于雇用人員；用之于參事秘書，也用之于書記錄事；用之于技術設計，也用之于收發庶務。立制者以爲如此攬統，才可畫伸縮自如之妙，殊不知應用時就失其作用。一個科長和一個書記的任務根本不同，前者要有統馭屬員，分配工作，掌理一科大小事務的才具；而後者祇要抄寫迅速。克盡厥職，已盡了他的本分。雙方的任務不同，自然也不適用於同樣的尺度。又如一個觀察員和一個圖書館管理員，一個從事于動的工作，一個從事于靜的工作，欲在動靜之間應用同一的尺度，實在難乎其爲考績長官。

這些還在其次。困難的真正所在，是工作、學識、操行三項中，怎樣算優，怎樣算劣，優劣之間的分數又當如何評定？都沒有具體的分寸可以依據，爲長官的雖欲守正不阿，秉公考績，其不見考績表而三嘆者，我想一定不是凡人。這裏可以更具體的來說明所以：

考績表上的「工作」一項，根據原表的說明，是要參照「工作概況」和「勤惰摘要」兩個所載的情形，定其分

數的。但所謂「工作概況」者，據填表須知上指出的：要注意數量，要注意辦理情形。如此則一個收發人員，他在一年中收文五千件，發文四千件，是否就算工作優？一個法規委員坐了一年的辦公桌，還沒有擬成一種法規，是否就算工作劣？又所謂辦理情形，尤其使人難以捉摸。究竟是指辦理一樁事的經過呢？還是指所担任事務的名稱呢？或者要說明所辦事件的如何起始而至于如何結束？一律沒有明確的界說。「工作概況」一欄又怎樣可以作爲評分的依據？至于「勤惰摘要」，爲請假、曠職、遲到、早退等日期，這些固然有簽到簿可資參閱，然分數又從何下筆？各機關的請假日期本有規定，超出了限度，不待考績，就有處分的。如果已經受過扣薪、警告等處分的人員，考績時是不是還要扣減分數？又如婚假、喪假、晚假等，事實上是無可避免的。一年中不請這類假的未必就勤，請過的也未必就惰。假使這類假日也要算到評分的範圍內去，于情理是否說得過去？因之所謂「工作」也者，還是沒有具體的分寸可以根據，任憑上級長官的主觀加以判定，事實已很顯然。

其次如學識。據填表須知上的說明，是指「補習教育成績」。其含義較之「工作」一項，尤見含糊。原來公務

人員有一個「公務員補習教育通則」，是爲實施補習教育的由來。但通則中規定須受補習教育的人員，以未受專門以上教育者爲限，並且有特殊情形的仍可緩免。故此項規則，即使各機關都能認真辦理，實際上參與補習的人數有限，試問那些受過專門以上教育，與及有特殊情形的人員的學識分數，應該從何處去評定？如說私人業餘的補習也包括在內，試問做長官的又從何面得知。其實考績上所要考核的學識，當以每個人員職務上有關的學識爲限，不需要各科補習的成績。譬如做書記的要國文清通，免得抄錯文件，辦工程的懂得工程學，辦會計的懂得會計學，不致鬧笑話。並不要同來一個學力測驗，考考每個人的數學程度怎樣。這些都沒有定出一個範圍，抽象的名之爲「補習教育成績」。祇好請長官們筆下超生，救救那些被考績人的運命了。

再次如操行，據考績表上的註明：「由長官就其平日觀察所得而定之」。是多麼輕鬆的一筆！我們知道操行的定義原很抽象，究竟是指那一個方向？應擬附說。爲長官的要「觀察」每個屬員的操行如何？昨日和今天的差異點什麼？事實上決不可能。而且一個會召歌女侑酒的人我們

不能就判斷他操行不潔，一個表面上奉公守法，誠實可靠的份子也許正在暗底裏侵吞公款。所以考績上所指的操行更應該舉出具體的要素，而這些要素應視其職務上之性質而分。那末使主持考績的長官一望而知，不致憑空臆斷一個人操行的優劣。

我們很粗略地對這個制度加以診察，已經見到牠的病勢非輕。最顯著的：（一）標準籠統，含義空洞，爲長官的容易受主觀，情感的支配，左右評分。（二）無監督機關，自初級至最後覆級，全在一個主管長官的範圍之內，其辦理是否盡責；無可究詰。（三）被考績人員受不公之處分時，無從提出反證，亦未能有上訴之機會。（四）升等及解職人員定有名額，形同分贖。（五）缺乏客觀精神，科學法則，故亦少「公道」可言。

#### 四、

制度的本身既有若是之缺點，應用時所得的結果，不難想象而知，所以每屆考績，一般無政治力量及人事關係可依靠的人員，大有惶惶終日，談虎色變之滋，因爲他們已深知目前考績的真實意向：成績優良的未必輪得到升

等，百分之二的淘汰比例中也許正有自己的名分。幸而挨過這一關關頭，已經急出過幾身大汗，請求過幾許人情。其有依靠力量始會然又官判論，決無意外之虞，不妨照常遲到早退。

這些全非形容過甚之詞，曾為公務員的想來都了然于心中苦樂之趣，一定有這個經驗。我還可以指出下面的幾個考績的突例，以證明所言之非虛：

其一：前年學者們初登仕途，適值考績。在提高行政率效的名目下規定每一科室至少解職一人。其中有文書股長某奉命後即調查每個職員的背景。舉凡介紹者何人，接近者何人？一一個別比較，乃將一勢力薄弱者之分數減低，指為工作不力，當然受解職處分。不料此被解職人員日常工作因其努力，同事聞訊大譁，環請收回成命，結果此被解職者增發一個月薪金。

其二：本年某部會計處考績，在全體人數比例中須有一人解職，結果一青年辦事員中選。該科科長因深悉此人平日工作勤奮，毫無罪戾，對之甚感不安，乃接人向之解釋：謂環顧各同行均有家室之累，惟君負擔最輕，故爾出此，請毋介之。

其三：某部總務司第一科科長已兩度主持考績。第一年中有一人加薪，當然根據成績優良而來。未幾此人請假，代理者竟發覺其積吞公款，積壓文件之事實已達一年之久，官則此人平日對該科科長時有餽贈；第二年考績時有解職中之一人，在考績之一個月前，其主管室主任尚以其成績優異，簽請提升有案。官則此人之介紹者並無顯著之地位所致。

其四：某部司長因公外出，未預考績事務，歸來後知解職各員中有一人之叔為審計上之要員，深恐于將來報銷不利，乃請此被解職者更易其名，予以任命。

這幾樁啼笑皆非的事件，所經歷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如果要知道目前公務考績的實際狀況，這要最好的說明。沒有權勢背景的人員就是被解職的預備隊；工作成績的優劣不足以作考績的真正標準；甚至年輕而無負擔也成了被解職的理由，已經解職的仍可易名任命，還有什麼公道可講！這些雖然都是考績實例中的斷片事實，但不為我們所發覺的暗影正不知有幾多？假使把兩年來因考績升等與考績解職的公務員作一個個別的背景調查，我們必定了然所以升等，與所以解職的道理何在

## 五、

考績制度是整個人事行政制度的一部份。中國在現狀之下，實在還談不上有合理的人事行政制度；欲求考績制度的單獨健全，似手是希望太奢。不過這個制度的使命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增進政府內部的生機，而目前制度的本身與應用的事實，離開理想過遠。爲國家計，爲公務員保障計，都有重行改訂的必要。作者雖不想提供具體的意見，但可指出幾個修正的要點，以結束本文。

第一：考績制度中貴于有具體的考核標準，然後可得到精確的效果。現制中帶有彈性的條文和項目，一律需要訂正。

第二：最後復覈權應歸諸監督機關；凡有升等與解職人員，都應有具體的事實佐證。監督機關並應加以抽查。

第三：各機關的考績委員會人選，應出諸法定，不能由主管長官指定；被考績人員中也須有法定的代表出席，否則這個組織可以不要。

第四：現用考績表不合實際應用。應就各類職務的性質分別表式，其標準亦應有刻劃分明之尺度。

第五：升等與解職之比例名額，決不能規定。

第六：考績的重心要在於荐任以上的人員，因爲他們纔是各個機關的脊梁，而目前的他們，似於是考績圈外的人物。

第七：被考績人員的權利不應當一筆勾銷，應使他們有答辯和上訴的機會。

第八：對獎懲不公，甚至袒護親故，舞弊徇私的主考長官，應有嚴正的罰則。

第九：實施年資獎進，在規定年限內尙未得升等機會之人員，均應增加其薪金。二五、三、二〇朱惟祺

## 區署存廢問題論辯

友人馮君家藩近自浙江慈谿來函，論及區署存廢問題

。彼以中央雖有裁區署擬議，但事實上區署仍有保留必要

，尤以匪區爲甚。彼並主張浙省各縣應普遍設立區署以求地方行政機構之調整。茲將原函所述理由錄後：

「浙省現行行政組織爲縣與鄉鎮間之一級者，計有：區署、舊的區公所，保甲巡迴督導員，及鄉鎮建設聯合辦事處等。龐雜紛歧，步調凌亂，事功之興建，政令之頒發，自不易推行盡利，行政效率爲之低減。論此數種制度中，究竟孰優孰劣，孰長孰短，又復聚訟盈庭，一是莫衷。竊以一種制度之優劣，固不僅在制度之本身先須着眼人民的心理，歷史的背景，及周圍環境上的實際需要，中國現勢，一方面國難嚴重，已臻極巔，救亡圖存，間不容髮；而另一方面，生產落後，人民散漫無組織，爲挽救國難上之莫大阻碍。其能打破此種阻礙者即係良好方劑，固不應拘泥於學理，喋喋於制度，而坐誤此千載一時之機。舊的區公所之散漫無能力，已有實足的表見，茲姑缺而不論。保甲巡迴督導員職權太狹隘，不能負溝通縣與鄉鎮間一應事務之責任。現行之鄉鎮建設聯合辦事處，以教育之方式，推進一切事業之進行，固爲完成自治之根本辦法，然其組織散漫，收效迂緩，不能適應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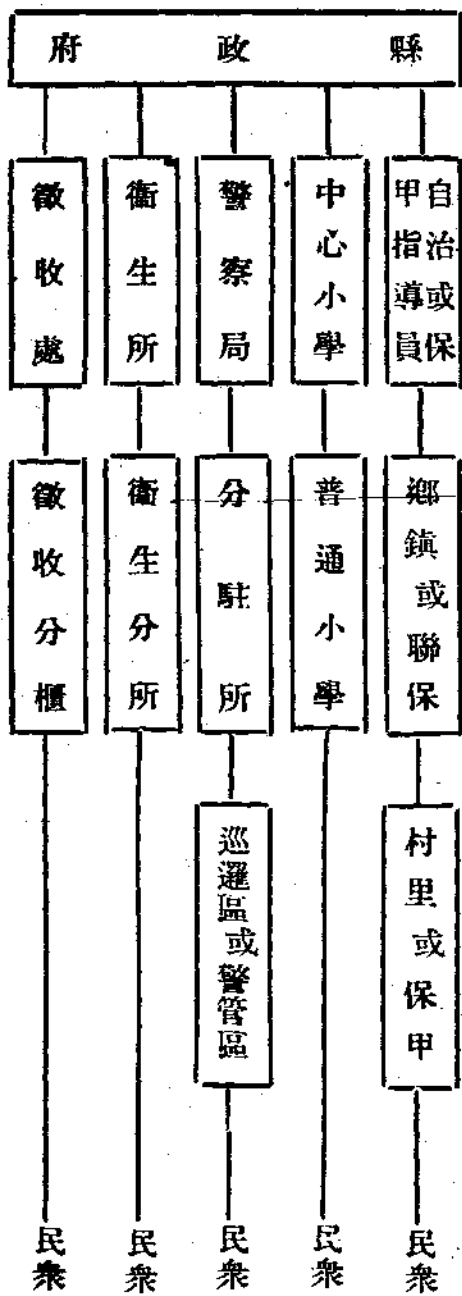
前急迫需要。其能以政治之力量，推動社會，促進自治組織民衆者，莫若區署；惟有區署係在此非常時期，辦理非常事件之最有力之行政機構。區署之優點：（一）爲縣與鄉鎮間之強有力的連鎖；（二）事權集中，處理一切事務，可收敏捷迅速之效；（三）人才集中，規畫精密，一切事業得以系統的進行；（四）政治教富衛於一爐，而以政治力量推動，易收效果；（五）適應非常時期需要，曾在剿區內試行有效，在此非常時期，腹地各省自宜採擇施行。或謂區署制度乃純粹自治而抹殺自治；如普遍設立區署，則十餘年自治成績將漸滅無餘，訓練人民行使四權以養成參政之習慣，將更談不到。此種論調，未常不振振有詞，然初不知丁此危急存亡之秋，一切章制之興廢，當以有無最大之效能爲衡，津津於制度，拘泥於學理，徒見其迂闊而已。鄙意將來區署似可以區行政會議爲區署諮詢機關。區行政會議以區長、區員、巡官、各鄉鎮長組成之，期於官治之中，仍收自治之實益。依據上述理由，馮君另於某會議中，提「本省各縣應普遍設立區署以調整地方行政機構」案，計列辦法四項：（一

(一) 通令各縣依照分區設置通則限期組織成立區署。(二) 區署以管轄十至十五鄉鎮為準。(三) 區署一律代行公安分局任務。(四) 設立區署經費先就裁撤辦事處區公所或公安局之經費編列，不足之數，由縣款內撥補，或平均減低區署一應經費，以求不增加人民之負擔。按馮君畢業清華大學政治系後，歷辦江蘇各縣行政有年，近復在浙江慈谿縣工作，上述見解，殆為經驗之談，自足重視。惟其主張亦有不能完全令人同意者，當時曾擬後列一函奉復，詳述所見：

「來示對於區署表示樂觀，或係慈谿試驗收效良好之後。實則此制本身另有可顧慮者在：現時區署制度在實行方面所最先遇到之困難，似在區署轄境太濶一點。蓋現制規定每縣劃分為三區至六區，使每區轄

境終必太大。此遼闊區域之建設新政，實非組織簡單之區署所能勝任。吾人試就各實驗縣觀之，鄒平為三等小縣，竟設鄉學（性質略同區署）十三；荷澤較大，則設鄉學二十有一；蘭溪僅分五區，但區與鄉鎮之間仍不得不設「鄉鎮公所聯合辦事處」之中間組織共十五處，惟此種中間組織之辦法，使政治層次加多，徒增遞轉之煩，似不如逕將全縣分割十五區之為簡當也。承示辦法第二項主張「區署以管轄十至十五鄉鎮為準，實屬切要之圖。如此，則每縣須設十至二十區署矣。以現時地方財政情形，能否維持此數之區署，實一問題。

惟實行區署方面最大之難題，尚不在此。按現時一普通裁局設科之縣政治機構約如下圖所示：





今如採行區署制度，縣政治機構另如下圖：



此乃事權集中之極端例，事實上徵收處可以單獨存在，衛生所，甚至警察局，亦可單獨存在，不受區署之指揮。然此係變態，究與設立區署集中事權之旨不符。且原有機構既多單獨存在，而保留相當職權，則區署本身事務減少，又何用此區署之組織乎？茲姑就二圖所示之政治機構觀之：後制（指區署）之優點誠如來示所謂「事權集中」「人才集中」，然下列結果亦恐難倖免：

（一）縣府與民衆之意志不能如前制（指裁局設科之普通縣機構）之易於溝通因應迅速也。例如前制縣府教育科長得直接集合各督學各中心小學校長交換情報，共商辦法，直接令行，而在後制下則勢難有此。

（二）縣府主管科股責任之減輕也。例如教育科長在前制下對於任何地方之教育事件負其責任，而在後制下則與當地之區長共負之。

是非公論 第三十五期合刊

（三）中級專門人員責任之減輕也。例如各區辦理警務人員，在前制下對於當地治安直接負責，而在後制下則須受區長指揮而移其責任於區長。

（四）中級專門人員之代以普通人員也。前制中級機關分立為五，種類各異，此類之機關人員不便以彼類人士充之；而在後制下，區署之區員由區長擇請委任，區員之工作亦由其通盤籌劃，其結果不至如以警務人員辦理教育，或教育人員辦理衛生乎？此示重要問題也。

（五）尙有更嚴重之點，即事權集中後，與前此各機關對立互相制衡者不同，為區長者，為善易，為惡更易。在地方官吏品質低下之今日，區長職權如此擴大而集中，其結果恐屬凶多吉少。

以上各結果固未必一一演現，然有一於此，則區署之設即為得不償失。鄙意以為避免上述諸結果計，似可先成立各中機關俟有成效時，再進而組織之，使為區署。

一鄙意對各中間機關分立之制亦非完成贊成。此制事實上亦有其不便之處。為此制代表者之江寧自治

實驗縣縣長梅思平先生，在二十五年三月十日該縣第一次自治指導員各衛生所主任各中心小學校長聯席會議席上，曾論及此點。略謂：本縣各區負責機關有四：1. 指導員辦公處，2. 中心小學校，3. 警察局，4. 衛生所，各機關彼此不相接洽，缺乏聯絡，甚至一區相關之事，因各機關陳述意見之各異，而致縣府之判斷不同，影響於整個行政機構者殊非淺顯。本人現為使各機關有適當之聯絡起見，所以有今日會議之召集。

此後各區各機關每一個星期內最少須舉行一次區聯席會議，參加者計有自治指導員，中心小學校長，警察局長，衛生所主任，徵收處主任等，各別報告縣政府交辦工作。每月至少縣府有二科長參加區聯席會議（各科長輪流參加）。每兩個月或三個月縣政府召集一次全縣各區人員聯席會議。總之，本縣過去只有縱的組織，現在要從縱的組織發展到橫的關係維繫云。（見江甯縣政公報第二九三〇期。）

「又蘭谿實驗縣縣長胡次威先生亦謂現「以各項鄉村事業之發展，下級行政機關之增設，如公安局，派出所，中心小學，農業倉庫，田賦徵收分處，土地

推收分處，合作實驗區，鄉鎮公所，鄉鎮調解委員會，鄉村衛生事務所等機關林立，羣龍無首，不但系統各別，不相為謀，且往往發生衝突，致使工作效能適相抵銷。為調整機構，增進行政效率起見，應於未設區署縣分，視地方需要，酌劃全縣為若干督導區，並於各該區內之中心市鎮設置鄉村工作督導員一人，即就所在地各行政機關主管人員中令派一人兼充，負該區各項鄉村工作之監督指導及統籌聯繫之責。經費既可節省，事業亦屬切實，方之區署組織，似不多讓」。（見行政研究第一卷第二期重要縣政問題改進意見）

「梅胡二先生對各中間機關分立之制，皆明白指摘，足見其確有不能滿意之處。然彼等設計改進辦法，一為舉行聯席會議，一為指定首席人員（按胡先生所擬辦法與青島鄉區建設辦事處之制略同，據該辦事處規則第三條所定：「鄉區建設辦事處，由市政府及工務社會教育公安局農林事務所各派職員一人組織之，并由市政府指定一員為主任，均須常駐各該處服務」），似皆不主張斷然放棄縱的組織，改用區署式之橫的組織。彼等設計辦法是否合用，茲不具論。要

之，各中間機關分立之制不無改進餘地，此殆不能否認，特應否一律推翻，改設區署，及如何改設區署，則有尙待考慮之處甚多。

『以上爲關於區署之制度上的討論，實非問題要點所在。目前地方行政上之問題，主在「人」的方面。鄙意任何制度之下，皆有任人作惡之可能，亦廣有任人作善之餘地，初不盡待制度之改絃更張也。所可慨者，近數年來，地方制度一再更易，而辦舊公安分局者此人，其後辦區公所、辦區署、甚至任保甲督導員者，亦此類人。似此下去，地方制度無論再更動多次，恐仍不過換湯不換藥之結局耳。』

按我國官廳組織，一向以縣爲最下級層次，縣以下爲鄉紳與衙役之世界。縣長雖名爲親民之官，實則縣長與民，並不直接，其居間介紹者爲紳與役。此爲我國地方政治

之癥結所在。在此簡陋之政治組織下，惟有採無爲政治之敷衍態度，政治一涉有爲，如王莽王安石之所爲，鮮不聯怒騰沸而一敗塗地者。入民國後，尤以北伐成功後，縣以下之政治機構日益增加，其結果又有今日機關林立不相爲

謀之現象。目前地方政治之一問題，在如何調整之，以收運用靈活之效。論及解決途徑，約分二派：其一、主張放棄縱的組織，改用區署式之橫的組織；其他，以中級機關工作人員與縣府及主管科股之直接聯絡，較之各中級機關工作人員之相互的聯絡尤爲重要，因主張維持縱的組織，但須增加橫的關係維繫，如梅胡二先生所云者。此二途徑之如何取舍，尙待學者政治家之討論採擇。茲爲提供參考起見，爰將與馮君討論本題之往來二函，揭載如右。

何會源

## 歧途上的中國文化

——獻給國內討論文化問題的諸君子——

這篇論文是作者於民廿四年五月旅行北平時

寫的。從時間上看，似乎已成爲古董。但作者自

已相信這裏面所討論的問題時間性較少；就算是古董，也還可以供給愛好古董的人鑑賞鑑賞。復

是非公論 第三十五六期合刊

三三

古，全盤西化，和折衷的論調，在中國歷史上已經有人唱過好多次，這便可以證明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時間性，何況作者所特別提出的是如何研究的問題，方法的問題，其時間性可謂更少了。今適逢是非公論週年紀念的盛典，承編輯諸先生索稿，而苦於一時無新作以應，又因為這篇中所討論的與是非公論的宗旨，或至少在名義上，有點相近，故謹奉此以答盛意，雖然只能算是一種濫竽充數。

民廿六年三月二日，作者附識於金陵。

在十多年前美國的社會學界也曾有了一番文化上的爭論。當我一九二九年初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尚有眼福看見些文化爭論的餘波，（參看當年的美國社會學雜誌）。真想不到新近回國來眼福更大，親自看見正在爆發的中西文化之爭論的狂潮，雖然這個狂潮在中國近代史上已經有了幾次大同小異的起伏。但美國的社會學家的覺悟似乎比較我們國內的學者的來得早。（當然他們的問題和我們現今的問題並非完全一樣的）。他們早就覺得專從空泛的哲理和倫理上去討論文化，這於學術與事實是無補的。因

是他們便改變了他們的方針，而利用科學的方法去從事研究事實，去攷察文化的來源，構造，內容，成分，變遷的因果，以及演進的歷程。在這十幾年來他們弄出來的成績頗有可觀，對於社會，國家，及世界也有很大的影響和貢獻。例如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Wissler's *man and Culture*; Goldenweiser's *Early Civilization*; Chapin's *Cultural Change*; Ogburn's *Social Change*; Ellwood's *Cultural Evolution*; Hart's *The Technique of social Progress*; Folsom's *Culture and Social Progress*. 光就這幾本在社會學裏面比較普通的書籍來說，其貢獻和價值已經不小。他們作者的貢獻在以客觀的態度和科學方法去考究文化的性質。其書的價值在給普通的一般人一種較為健全的文化的觀點，就是社會學的觀點。例如波亞士氏的原始人的心理出世後，白種人優勝論幾乎全被推翻，至少一般人對於白種人的見解受了無限的影響。又如渥班氏的社會的變遷出世後，社會上一般人便知道文化演進的性質和文化各方面不平均發展之危險。這些研究都不是由私人在哲學或倫理的立場來唱高調，而是從研究事實所得到的結論。研究的人雖然知道他們本國的文化有其

弱點，和其前途之危機；也知道外國的文化有其優點，和其前途之希望；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倡復古——恢復美國固有的文化，即紅人的或初期殖民地的文化；也不提倡歐美合璧，或亞美合璧；更不提倡全盤歐化，或全盤東洋化。他們大概知道這些東西不是徒唱高調可以做得到的。他們大概也知道他們美國有牠特別的環境，他們美國的文化也有牠的個性，用不着你來提倡復古，折衷，或什麼化的？在這種地方，美國的學者是不是比較我們中國的學者聰明得多？

作者回國不過只有五星期，而所看見過關於文化爭論的文章至少已經有幾十篇之多。在這些文章當中，關於復古，折衷，全盤西化，和中國文化單位的討論皆有。國人對於文化問題發生興趣，這足見我們的社會裏面有一種生機（湯麥史與齊南尼紀兩氏在他們合著波蘭的農民 *The Polish Peasant* 裏面說過，我們若是要知道一個社會是動的或是靜的，是有生機的或是無生機的，我們只須看那社會裏面分子對於社會問題是否有興趣，是否有建設的討論和對付的方法）。這種生機有些地方當然可愛，當然應受歡迎；但因為參加討論的人有的或偏於感情作用而發言

太近於主觀的；有的或專從哲學和倫理的立場，以個人之人生觀為依歸，而作「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循環論調；又有的只給我們以一種極空泛的綱目，而未會提出一點建設的辦法；故有些地方這種生機便被發起和贊成的人，生生地殺死，或是使其毫無發展之可能。這樣的事體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特別多。例如關於人性的討論，從孟子，告子到荀子；又從楊雄，董仲舒一直到韓愈及王安石等——試問有什麼結果？又如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新文化」與「保存國粹」的運動；從此又轉到科學與玄學之爭；復又轉到馬克思主義的論戰；至於最近我們所看見的是復古的運動，中國文化單位的建議，或東西文化折衷的見解，與全盤西化的主張。這些都不過是從先前那些裏面演化和申張出來的。在先前的那些爭論和運動當中，從我們近代文化的歷程和我們民族的思想與生活方法看來，只有新文化的運動發生了較大的影響。但從文化演進的本身和性質看來，假使沒有那些爭論和運動，我相信東西文化的接觸和溝通也是免不掉的。至於接觸和溝通的程度也許要和經過爭論和運動之後的不同，但其效果足以影響中國固有文化的內容，（包括質和

最兩方面的)，換言之，就是足以使中國有些地方西化了，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現在可以再進一步來看。假使現今的運動和爭論——復古的運動，中國文化單位的建議，或東西文化折衷的見解，與全盤西化的主張——全都沒有，從文化的接觸和演進的本身看來，我也相信已經有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其實把在文化乃是東西文化的混合物），在最近的將來，更加要改變，更加要西化，或更加要增加西洋文化的成分，這大概也是沒有問題的。至於這種改變的方向是否就是要走到全盤西化的路上，這倒是個大疑問。也許東西文化溝通之後，中國要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來；也許在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世界統一了，而完全以西洋文化為單位，或是創造出一種新的世界文化來，也未可知，但這是未來的事體，我們現在還看不見，可置之不論。從近代西洋文化的影響和傳佈看來，世界各國的文化有許多地方是根本相同的，這倒是個事實。例如汽車、火車、輪船、無線電、自來水筆、西裝、皮鞋、製造冰結凌的法子，……這些都是很顯明的例子。但是我們知道牠們雖然是根本相同的，然而各國人民應用牠們的方法細則，和其享受牠們的程度，却未必是完全一個樣子的。譬如我

們中國人用自來水筆寫中文，又如穿長衫着中國布鞋大跳西洋舞，這在享用者方面似乎是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研究社會文化學的人認為很有趣味的文化演化的現象；但從嚴格的全盤西化論者看來，也許要引為奇談，說是不對或不應該的。依照科學的態度去研究某種問題的人所注重的是事實。從事實的研究所得的結果只能做一種可能的推論，而不能下一種必然的或應該不應該的論斷。從這一點觀之，現今國內文化的辯爭，所謂全盤西化，復古，或半中半西的折衷論，都可以說是不很合乎科學觀點的。但從作者個人看來，已經發表過關於這問題的言論當中，要以吳景超先生在獨立評論上所發表的較為健全，因為他在理論和事實兩方面都有相當的根據，但事實似乎比較理論還重要，因為事實可以反證理論，而理論却不能打倒事實。自然我們不能漠視理論，因為從研究事實得來的理論是有價值的。例如有些學者對於文化的構造和演化經過長期的，多方面的考究和分析，纔立出一種理論來。他們的理論往往足以代表一種顛撲不破的真理。（關於文化的理論上之研究的英文書籍，作者認為比較好的是魏司拉氏的人和文化 Clark Wissler's *man and Culture* 與羅巴氏的人類學）

A. L. Kroeber's Anthropology 討論文化的人若是不顧到過去和現在的事實，又不注意別人已經研究出來的理論，這樣是很容易迷路的。我們國內的知識分子，有許多白化了紙筆和時間去開無結果的筆戰，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原故吧！

現在國內文化之論爭，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可分爲三大派。即主張復古派，主張全盤西化派，和主張中西混合，或折衷派。如今我想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來對於這三種主張約略討論一下。

復古的主張，中國並不始自今日。在我們的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復古的思想與言論。從社會學的立場看來，復古乃是社會的一種自然現象；是人類的保守性之表現，也是反抗社會的改革和新力量的一種消極的社會行爲所以不但中國有復古運動，別的國家也有復古的思想與言論。概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全盤復古，一是根本上或枝節上復古。有些人因爲覺得過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新進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所以主張全盤復古。持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古時有孔子，老子，和莊子等等。在現代的代表人物，辜鴻銘足以當之。這樣的主張是反乎人類進化的原理的，

也是與歷史上的事實不合的。在這些提倡全盤復古的人當中，孔老夫子可以說是積極的，其餘的多半都是消極的。消極的人只是坐下空談復古，親眼看着社會的新陳代謝或是社會進化的現象和事實。而不加以干涉。至於積極的人不僅是談復古，並且從事復古的建設事業，所以孔老夫子便由一個提倡復古者，變爲一個社會改革家！改革現狀使與理想的過去相符合。

說到主張根本上或枝節上復古的人物，這在我們的歷史上更多了。這裏所謂根本的乃是指着那些認爲較好的固有的精神，例如古人以爲行爲標準的忠，孝，智，仁，勇，禮，義，廉，恥等的美德。但因爲各種原因和時間上的關係，這些美德已失其效用，而使社會上呈不安之狀。有心改造社會的人就從這個因果上去看，認爲恢復固有的美德是一個根本的改造社會國家的辦法。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我們的歷史上最偉大的要算王安石，王陽明，和孫中山。王安石主張法古人之意以爲革新社會之基礎，王陽明主傳恢復古人所教的致良知良能，和大學裏面的倫理觀念，以爲轉移風化，改良人心社會的必須條件。孫中山在他的民族主義演講裏面所說的恢復中華民族之精神和

其固有的道德，例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也同樣的旨。實行這種根本復古的運動，其彰明較著的要算現在的新生活運動，其所用的標榜是古人——管子書中所說的禮，義，廉，恥。最有趣味的是以前提倡所謂新文學運動的人也不知不覺地走到恢復舊道德，舊人生觀。和舊文化的路上。我們若是深長考慮一下，他們提倡新文學的人教我們的青年去讀古人所寫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志，儒林外史，西遊記，……等等，都可以名之曰復古。因為這些讀物乃是代表和描寫我們民族舊有的道德和人生觀的，而於無形之中所影響於我們青年讀者的，當然也是這種的道德和人生觀。這當然不是出於提倡新文學者的本意，因為他們所注重的是文學和文字上的條件；但是可惜他們却忘記了或是忽略了社會心理學上的條件。我覺得那些書籍對於青年們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影響恐怕至少要比對於他們的文章和語言上的影響大。

我在前面說過，復古乃是人類保守性的表現，也是社會裏面的一種自然現象。因為這樣，我們以客觀的態度來研究社會問題的人，可以不必對於提倡根本復古的人們加以好壞之批判。我們所要考究的，是他們的主張是否有相

當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在理論上，他們的主張很有些倫理色彩，要討論起來，大概很難使人人都滿意，並且也不易有什麼結果。但在另一方面，牠還有一種社會心理上的背景和作用，這倒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和認識的。提倡恢復中國固有道德，如孫中山所說的，並非無意義的，因為這是改革社會家所應有的一種心理建設的政策。況且他所提倡的，乃是人類社會團結和生存上普遍的和必需的倫理條件與基礎。所以從這方面看來，這一種的根本復古對於社會是有意義與作用，對於理論也有相當的理由和根據的。這一種的復古主張不但我們中國有，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想要改造意大利，故以古時羅馬時代的偉大和光榮為號召；德國社黨要想重建德國，也以恢復德國人的過去功績道德為標榜。於是這種的復古，不但是有意識的理論，並且成為有力量的社會運動。但在事實上，我們應當知道他們所要恢復的，並非完全和古時一樣的東西，因為這是在事實上做不到，也是反乎文化演進的原理和規則的。例如孫中山教我們恢復古時那個「忠」字的觀念，他的意思並非要你像古人一樣去忠於君，而是要你去忠於黨，忠於國家和人類，這可說是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演化。「忠」字的根



本觀念是普遍的，是古今團體生活中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其內容却可以改變和擴充。這就是王安石所謂「法古人之意」的意義。由此看來，有些人以為復古就是要學古人的一切，這種觀念似乎與理論和事實都不相合。

至於所謂枝節的復古，作者的意思是指形式上的復古。例如讀經運動，祭孔運動，提倡穿古服，做唐詩，或八股文，等等，這些也是社會心理行為上的一種反動力或保守性的表現。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不願加以種種的非議，只願研究其發動和存在的因果。若是研究事實之所得，認為牠的存在是有害於我們的民族生存或社會安全的，那末我們便可以加以攻擊，想出較好的辦法來代替牠。枝節的復古可以說是一種「時髦」。牠是有時間性和空間性。不滿意牠的人，若是專從理論上去攻擊牠，有時可為有相當的效力。但是從事實上反證，就是以別的事體來和復古的行為互相比較，而證明其優劣，這樣的方法似乎能得到更大的效果。

關於全盤西化論我在上面已經約略談了一些。現在我想再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加討論。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因為用了一「全盤」這兩個字，而又不加以十分清楚的解釋，

引起了不少的誤會。從這種主張的表面看來，似乎可以有兩樣的解釋，就是嚴格的，和放任的。依照前者的說法，在事實上中國的一切皆要西洋化，這就是說無論什麼東西，中國人都要學西洋人的；不但如此，中國人學西洋人的

一切都要學得澈底，例如穿洋服，戴呢帽的中國人在街道上見了女朋友就得脫帽子，否則為不合禮。這種嚴格的全盤西化的主張大概就是陳序經先生所持的。至於放任的全盤西化論者所提倡的，大概是說我們中國應當充分接受西洋文化，使其自由地在中國傳播和發展，不要加以控制或反抗。這種主張大概就是胡適之先生的。此外尚有人主張根本西洋化，這就是說中國人應當學到西洋人的真精神，和根本的西洋文化。這第三主張，已經有人指為折衷派的論調，這大概是不錯的。也有人指胡適之先生的主張為折衷派，似乎未盡。因為胡先生與陳先生的主張是大同小異的。他們所同的是全盤西化的贊成；他們所不同的是一個主張嚴格或澈底，一個主張放任或自然。其實陳先生的主張能包括胡先生的，因為他也主張中國須自由地去接受西洋文化。持全盤西化論者似乎根本相信中國的文化，都不如西洋文化之優美，故主張全盤接受，若是得不到人家優美

的一百分，至少可以得到八九十分，至少要比較中國固有的處處不如人的文化為可取。在他們的動機和出發點上，胡陳兩氏的主張是相同的。但在他們的結論上，胡先生的見解，以為自由而全盤的接受西洋文化，中國可以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來；但是依照陳先生的見解，則中國全盤西化後，中國文化完全要和西洋的一樣，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言行，和衣食住等等，也全都要和西洋人的一樣。這就是我看了他們的文章之後所得的印象。至於我的印象對不對，解釋錯不錯，只得請教他們自己和讀過他們的文章的人。

從理論上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認為西洋文化處處比中國的好，這是他們的主張中的第一要點。其次，他們提倡中國自由地和充分地接受西洋文化，這是他們主張中的第二要點。再次，中國必須嚴格地和澈底地西化，這似乎只是陳先生一個人的主張。由第一點看來，中西文化的好壞的問題，很帶着倫理的色彩。當我們沒有科學的比較研究和共同的倫理標準以前，這方面的辯論是不容易得好結果的。持這種主張的人，若是能夠從各方面拿事實來證明西洋文化怎樣好，中國文化怎樣不好，證之現在和將來

，使人人都能夠滿意和服從，他們的理論纔可以得到鞏固的基礎，不像現在的那樣空泛和可疑。自從歐戰以後，西洋的學者有些對於西洋文明大起懷疑。胡先生原來是個懷疑大家，對於西洋文明却似乎毫無懷疑，這可說是例外的。近年來美國的社會學者在文化的研究上頗有貢獻，他們發覺各文化有各文化的特點和長處，也感到他們西洋文化並非完全無瑕的。陳先生是研究社會學的，大概對於人家的發見總得知道。我們信外國學者的研究所得，很可以做我們資考。

他們的主張中的第二點是和第一點有連帶關係的。所謂自由充分地吸收西洋文化，而不加以控制和選擇，這種主張可以說是放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濫觴，從現在複雜的文化和複雜的社會組織上觀之，似乎很有考慮的餘地。我們既然知道西洋文化的內容裏面也有壞的成分，而尚主張自由地全盤吸收，這好像是教人民抽鴉片的政策，或是以糖包了毒藥給小孩吃一樣。在美國的電影事業當中有一種買賣影片的方法叫做『整段出售的制度』(Block-booking System)。依照這種制度，出售影片的人所賣出去的影片是要整段的賣，好壞的片子全在內。收買影片的人若是要

買就得連壞的片子也買，否則一個也買不到。（請參看拙著電影的社會化，見民國二十四一月的東方雜誌）。因爲行了這種制度，社會上便受到壞影片的影響。美國有許多入對於這種制度大施以攻擊，並且主張取締。這個例子似乎可供主張全盤西化者的參攷。近幾年來，俄美意德各國全都在那裏施行社會計劃，想法子來控制和引導他們的文  
化，使其趨向於他們所希望的方向上走。他們的這種工作，似乎也很可供主張全盤西化者的參考。近幾年來美國學者中，有人用科學方法研究電影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他們發現美國所產的影片，有許多於社會人心是有很壞的影響的。電影現在也是西洋文化的一種成分。依照全盤西化的主張，則中國人也須吸收外國的壞影片，讓中國給外國的壞電影化了！這種辦法恐怕於中國的社會是很不利的。

至於澈底的或嚴格的全盤西化論者的觀點是以爲要想中國的文化和西洋的處於平等的地位，則中國人必須處處效法西洋人，學得愈肖愈妙。照這樣的主張，則中國人說話、吃飯、睡覺、走路、穿衣服、招呼女人、喝酒、養狗、賽馬賭博、侵略弱小民族、製造假藥、……一切一切都要同西洋人一樣。關於這方面的倫理或好壞問題，暫時可

以不談。祇從一個民族個性，和文化接觸與演進的原理和歷程來看，要一個民族的行爲和文化完全和另一個不同的民族的行爲和文化處處相同，像正副的相片一樣，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個民族的模仿力量做到這樣

。不但是整個文化不容易照樣模仿，就是文化的單位或特性，有些也不能因模仿而強其相同。譬如外國人吃中國飯不一定要筷子，又如中國人做的西餐也不一定要完全和外國人做的一樣。人人都知道日本文化先前是模仿中國的，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後，才模仿西洋。但是誰敢說先前的日本文化是完全同中國一樣；現在的日本文化是完全和西洋相同的？誰都知道現在日本文化是一種東西混合物，是世界上的「新」文化，不但是異族的文化不能強其相同，就是白種人的文化，就我們混稱之曰西洋文化的，在他們各國的也有差異。歐洲的文化不一定和美國的完全一樣；俄國的文化也不一定同西歐各國全盤一致。耶魯大學教授沙比亞氏（Sapir）前幾年在美國的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真的文化（Genuine Culture）和假的文化（Apurious Culture）的問題。依據他的意見，每個民族都有他的個性，這種個性是別個民族不容易模仿得到

的，這就是他所謂「眞的文化」。例如美國黑人的民歌，英國的民治，德國人的發明才幹，印度人的宗教，中國的詩畫……這些都是代表其民族精神的表現，無論如何，不能強其相同的。再舉一個淺顯的例，繙譯外國詩的人大概總知道，無論你的外國文和中文怎麼好，若是把英文詩譯爲中文，或中國詩譯爲英文，那譯詩的精神是絕對不會和原詩的完全一樣的。

總而言之，文化的接觸和演進，所附帶的條件和所包含的因果，是多而複雜的。因爲地理、民族的個性、和歷史的背景，社會裏面的各種力量，傳播文化的媒介，與其他的條件的差異，文化的模仿是很難一致的。嚴格的全盤西化的主張，從歷史和理論上看來，都是不妥當，不健全的。

但是主張嚴格的全盤西化的人似乎以歷史的事實爲根據。他說中國近幾十年來已經向全盤西化的路上走，因爲現在中國西化的事實比前幾十年的多。在這個時期之內，中國的西化是受約束的，是被反抗的，然而西化的程度還是這樣高，成績還有這麼好；如果我們此後不加約束或反抗，則將來中國一定可以全盤西化。這樣的推論方法似乎

很有商量的餘地。中國現在西化的事實比以前多，這是不是否認的；中國將來西化的地方又要比現在的多，這只是我們的一種推論。這種推論是有可靠性的，可疑的地方大概很少。我們所懷疑的，是將來中國要全盤西化到同西洋各國的一樣這一點，因爲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將來中國西化的結果究竟怎樣。就現在的事實看來，中國有許多西化的地方也並非完全同西洋的一樣。這在前面已經提到，現在不妨再舉些例。請看我們中國的女子，有的腳上穿起摩登的西式高跟鞋，身上穿的却是中國的衣服；她們的脣上抹了外國的胭脂，口裏說的却是中國話。再看現在上海，南京各處所造的新村洋樓，其外表是西化，其內部的設備，如椅子，地氈等等，有許多却是中國的。主張全盤澈底西化的，能夠叫他們把中國的部分完全取消了嗎？這大概未必能夠吧！其實在中西文化接觸的歷程上，中西文化的成分彼此混合起來，這是文化演進的自然現象，也是不能避免的事實。現在的中國人應用和鑑賞西洋文化的方法，既有些地方和西洋人不同，安知將來的中國人應用和鑑賞西洋文化的方法就要完全和西洋人一致？也許中國西化到某種程度之後，中國便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來；也許中國

西化到某種程度之後，中國便同外國戰爭，使中國變成世界的一等國家，或降為第四等國家，而中國的文化也因之而興盛或衰落。這總非不可能的事。

總而言之文化的接觸和演進是受人類，社會，空間，和時間各方面的複雜條件所支配和影響。因此，文化所走的路程未必是一定的，也未必是我們所能預料得到的。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不去研究支配和影響文化的各種條件。而貿然提倡中國應該全盤西化，或預言中國將來要全盤西化，這樣的主張似乎是不合科學的；只可算是個人對文化或社會問題的一種態度，不能算是一種健全的社會思想。

在文化討論中的第三種主張就是所謂折衷派。現在所認為代表這一派的就是提倡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人們。這一派的人們所反對的是守舊，復古，「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他們所提倡的是依着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而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反對和批評這一派主張的人愛把他們的當做「中體西用」主張的復活，而施以攻擊。其實這是出於誤會，也是不應該的；因為他們很明白地聲明反對中體西用。關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中國的文化是精神的，西洋的文化是物質的」的言論，

其缺點已經早有人指出，我在這裏可不必再說。我所要討論的乃是所謂折衷派的主張。其主要意思就是說我們應該棄我們之短而取人家之長，為中國造出一種優美的文化來。這可是一種種好的理想。但這種理想能否做得到，這倒是個大疑問。有的人以為折衷派主張東採一半西採一半，把兩者連合起來便成為整個的中國的新文化。這種解釋法是錯誤的。其實中西文化之接觸和溝通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也並非我們的力量所能處處加以控制，或是可以用統計的方法計算出來。因為文化的結構是複雜的，又因為牠的演化是不容易處處控制，於是折衷派所主張的選擇方法便發生問題，感覺困難。關於這一點，胡適之先生已經指出來的了。（見獨立評論一四五號）。

依照十教授的宣言看來，用意似乎是很好，宗旨也似乎是很光明正大的。這種宣言和這種運動有其時代性，可以代表中國智識階級當中的一種新的覺悟。這種覺悟大概因為受了外界和內部社會環境影響而起的。我們知道世界上新近勃興的國家如俄、意、德，都在那裏實行社會控制和社會計畫；換言之，就以政治的力量來指導和創造他們的新文化。甚至於素來享用放任和個人主義的美國，也在

實行差不多同樣的工作。從我們內部的社會環境看來，這種建設文化的運動足以表示我們國民當中的一種反省。這是很自然的社會現象。我們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應該以容觀的，冷靜的，和忠實的態度來考察這種運動的因果和所在地之下的條件；不應該在辭句上去吹毛求疵。再進一步，我們可以從考察所得的結果，而指出某個運動的優點和弱點，使其得改良而進步。

十教授的宣言最大的貢獻，是在提醒我們從文化上去注意和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並且提示我們知道文化這個東西，是可以用人力去創造，建設和引導，以造福於社會國家的。所可惜的是提倡文化建設的人，未曾指示我們解決我們社會問題具體詳細的辦法；也未會告訴我們如何去創造，建設和引導我們的新文化，使其適合於此時此地之用。他們只教我們棄我們之短，取別人之長，或存自己之長，捨人家之短。但是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自己的短長，什末是人家的短長。以前有一個外國人寫了一本英文書名之曰中國人的特性（？）其中他把中國人的好壞的特性和習慣一一列出來。提倡文化建設的人若是能夠把中國和西洋的文化照樣的告訴他們，那末他們的理論就有了事

實為證明，這樣便可以消滅許多學理或意見的紛爭。他們的工作還不應該止於此。他們還得進一步指示我們如何去取締人我之短，如何去保存與建設人我之長，這樣看來，建設中國文化的工作可謂大極了，不是光發表宣言就可以了事，也非徒打筆墨官司便可以了事，更非幾個發表宣言的人所能做到的。我們必須全國一致合作，並且須利用政治的力量為後盾，去研究事實和進行實際的工作。

除理論和事實的考慮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一種方法來反證前而所提出來的那三種關於文化的主張。這就是社會的試驗方法。主張復古救國的人要是想證明他們的主張是好的，是不錯的；他們應該去實行復古給我們看。怎樣進行法呢？頂好選了一個地方來做根據地，應用社會的控制方法，去實行復古的工作，然後看看這個復古的團體、社會、或地方的生活方法，是否適合於現在中國的環境，是否可以把中國弄成富強的國家。要是不然，復古的主張是等於空談，復古的理論也是無益於實際的。這樣的，主張復古的人和反對復古的人便可以省去一番無結果的爭論，因為事實可以證明那一方面是錯誤的。

主張全盤西化與中西折衷的人也應當同樣的去試驗和

實行他們各個的主張，然後我們才可相信他們的話，然後他們的理據才有證據；否則無論寫幾百或幾千篇漂亮的文章來鼓吹全盤西化或中西折衷，總是空談，不能打破人家對主張所起的懷疑，是不能說你的見解一定是對的，而人家的一定是不對的。

如果這三種主張皆經過了科學的社會試驗，於是便可以拿試驗所得的結果來互相比較。這樣就可以知道那一個主張是對的，那一個是不對的。假使試驗復古的社會比不試驗全盤西化或中西混合的，則復古的主張自然要被打倒。

全盤西化和中西混合的比較亦是如此。何者適於生存，又可以增進中國人和其他民族的幸福，則占了優勝地位，也就為可取的。

這種社會的試驗雖然是不容易做得到，但是這個方法却比較合乎科學從試驗上我們可以證明理論的對不對；從試驗上我們可以得到新的發見；從試驗上我們可以找到新的事實。事實說話聲音大；事實可以打倒迷信。我所希望於主張復古，全盤西化，和中西折衷諸先生們的是：他們應該去從事實的工作，拿有系統、有組織、對中國社會

民生真正有利的事實，來給我們看，來做他們的主張的後盾。我想這並不是過分的要求吧？

我們現在所應當注重的是建設中國文化以圖謀中華民族之生存和發展，我們暫時可以不問我們所建設的是否就是中國本位的文化，是否就是中西合璧，或者是否就是全盤西化。我們所注重的是建設的工作。這種工作的目標，在消極方面是要避免中國變成外國的殖民地和中華民族之滅亡；在積極方面，我們是要把中國的社會改造使我們民衆的衣食住行諸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辦法；再進一步，還要使我們中國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使其與列強處於平等的地位。我們的建設工作的宗旨和目標是如此，但我們建設的步驟和方法又當怎樣呢？解決社會問題或建設社會事業的，特別是解決中國現在的社會問題或建設現在中國的社會事業，首先的必須條件或工作，乃是考究和調查。考究和調查的目的是以科學方法和客觀態度去分析與了解中國的社會問題。這樣研究所得的結果，便是我們改良和建設中國的參考資料。所謂建設中國文化便須以這種的資料為根據，而借多方面的力量，從多方面去進行改良與建設的工作。由我們的研究所得，也許有些地方我們所需要的

是中國固有的方法與原料；也許有些地方我們所需要的是外國的方法或原料。這完全要以我們研究所得的為根據；這是可以受天時地利人和之影響的。要之，我們應該從比較上去看那一種對社會民生是利多害少的，則應用那一種。如果這樣的去從事工作，我們便用不着去坐在這學先生的交椅上高唱復古，全盤西化，中國本位，或二五一十的折衷；也用不着去坐在詩人的象牙塔裏面作無病呻吟，空談文化；因為我們照上面所說的那樣去從事工作所用的方法，所得的效果，以及這種方法和效果影響於我們的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的結構的總和便是我們中國的「新」文化。

文化是人類在其社會裏面創造出來的東西，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自然現象。人類時時刻刻是在那裏把牠保守，改變，演進，或創造的。過去的中國人在那裏保守，改變，演過，或創造他們的文化；現在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將來的中國人也要如此。因為牠的歷程是有連帶性的，又因為牠是受空間，時間和「人間」的支配的，我們如今在這裏對牠詛咒，讚揚，或祈禱是沒有用處的。我們若是想了解牠，我們必須冷靜地去考究和分析牠。——這就是作者所希望於討論中西文化的國內諸君子的。

龍冠海

## 海上聞見錄

### (一)

我回到上海的第三天，清華同學，在萬國體育會舉行聯歡聚餐會。恰逢舊歷年初，又是新會長熱心會務，到會的格外見得起勁些。除了那遺傳下來，應有的素姆安小姐舞蹈外，他們還請了那中國易卜生，雷爾與日出的作者，

登台演說。自洪深以降，清華對於中國話劇的貢獻，也不算沒有交代了吧！這二十多歲，充滿了前途希望的青年作家，畢竟是不平凡。他一方面抓握住那宇宙間神祕的命運，如李笠翁所說：「人生百計何奈天，奈何天不得」。另一方面，他把馬克斯的演論法，去解釋「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我們亦很佩服他：他真像是用科學的方法，



去產生藝術。爲了要描寫那渣滓的人生，那剩餘的女人，他不惜親身去經歷，去入地獄。或者有人要懷疑：那周家的鬼，不知是又如何的用科學方法去體驗過來的！提到科學方法，我又想起來了。從前清華在某一個朦朧時期，曾經有過一位外來導師。這位長面孔，板板六十四的導師，以爲整個的水木清華，是籠罩在半意識的狀態底下。他一心想把園子裏的小天使們，超度到十字街頭去。「出洋留學預備」的口號，常是掛在他的嘴邊。杜威的科學方法，常是他給那小天使們的煙士批里純。可惜的這位火熱的導師，沒有能在那園子呆得長久。小天使的兄長輩，覺得這園子還該是朦朧點好。這位東方杜威博士，是請走了；可也不是毫無代價。小天使們失掉煙士批里純，於是把兄長輩關了幾個走，也算是出氣報仇。一直到現在，命運真的是萬能。我們這些兄長輩，只知道捧這位戲劇天才，趕熱鬧、湊趣，却不知道他，也像許多以前的小天使一樣，自己只承認，受的是那位「來路貨」導師的煙士批里純，才得到出這點小風頭呢！

由戲劇說到音樂，清華噱頭可真夠熱鬧的了。到二十一日那一天下午，上海工部局的弦樂隊，在關心奏演本季

第十九次星期音樂會。在那裏，從維也納得了榮譽回國的李惟寧先生，初次以批禮拿與聽衆相見。立在頗長的指揮師，福亞先生旁邊，他真像是個侏儒，又小又矮。可是，看他的十個指頭，在琴上很迅速，而很輕便的起落著，替我們的心弦，彈出那說不出，畫不出的幽思：剎然停止，掌聲四起。自命內行的也有說：他的技術，確乎純熟；那自編的尾聲，亦夠與原作相配；只是聽上去，似乎還缺少點情感。然而，一曲莫差，四平八穩，那能多要花樣呢？我們也不好說他就是我們的批特羅斯基，只是，對於一班有希望的藝術家，不是都值得捧捧嗎？

但是藝術也有黑暗面。恰在阮玲玉逝世兩週紀念的當口，四十年代劇團的王藝小姐，忽然以服毒聞。對於她本人的渺小，社會忍也不會多費注意力的。然而因她，想起阮玲玉，而想起許多對藝術盡過一點半點努力，而失望了，而毀了的她：這阿Q的社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大公報的揚令，居然還肯替過去的人，同未來的人，說幾句有意義的話：「阮玲玉女士的死，如同一塊磚石，投進水裏一樣，當時曾掀起過不小的浪花；可是，不久，就逐漸消失了，逐漸在人們的腦海中消失了」。

蘇茹三、十三上海。

(二)

好萊塢對於愛爾蘭革命，忽然感到興趣。在維克多。

麥克倫的賣友記之後，銀幕上又接連獻映：聯美的仇敵鴛鴦，與雷電華的自由魂。那慘淡的煤菊燈光，那沉鬱的喪樂調子，很微妙地襯託出那幽默，好鬧，然而深刻，煩悶的都伯林人生。這一頁光榮史，這被壓迫民族的翻身史，確是付了很高的代價而來的。上海的觀衆，想起華北，想起一二八：不知可有點感覺？在約翰，福特導演之下麥爾，奧白朗與白蓓蘭。史丹微，不但是反映人類衝突的殘酷，同革命高於私人生活。她們，一個是寫戀愛無國界，另一個則是說：男人是爲生活，而女人則是爲男人而生活，這男人流血，女人流淚：自來就是天經地義。想借一點形而上的力量，促起野心家的覺悟，不要走到極端，減少痛苦，減少無謂的犧牲：若干年前的耶穌基督，與若干年後的泰戈爾，不也作過許多許多的幻夢嗎？然而，男人的血，是流不完的，女人的眼淚，恐也只好永遠陪着流吧！然而，雖然是糊塗的社會，藝術究竟是超然的。在希特勒反

猶高潮的當口，又新在意大利人，毀壞阿比西尼亞片子之後，密歇，愛爾門先生，由扶桑到了上海。這位四十多歲，與提巴特，哈菲慈，並駕齊驅的提琴專家，同許多的音樂天才一樣，也是猶太種。他在一八九一年，生在俄國的斯達諾齊地方。先經他父親的訓練，在五歲時，就在一個貴族的府上奏技，很受到知音人的注意，後來到聖彼得堡，爲名家奧爾的入門弟子。照他的種族，他是不能住在聖彼得堡的。但是因爲他是藝術家，故而沙皇給他特別的權利；後來在歐戰時，又特別免了他的兵役。到一九二五年，他在美國結婚，同時就做了紐約的永久居民。在數年以前他在美國組織一個弦樂四人隊，在各地獻技。此次到遠東遊歷，却只帶了一位批霞拿伴手：拉地米。保特華先生。據他同報館記者談話，他每天的生活，除了練習與表演之外，就是想贏這位伴手的棋。

愛爾門先生，在蘭心登台，十六日是第一晚。蒲石路與邁爾西愛路路角子上，車如流水，熱鬧異常。六元，四元，二元的票子，早都預定一空。半殖民地的名媛，紳士，不是個個都真能欣賞高尚音樂；不過聽膩粉紅色的賽克斯風，也願意換換口味。在兩個半小時之內，聽衆的幻想

，跟著瓊瑤濤的音符，高高低低，回到浪漫的十九世紀，古典的十八世紀。然而帶宗教性的韓德爾，嚴肅的莫柴特，幽遠的賴羅，在純技巧的表演之下，究還不能博得忘情的歡迎，熱烈的鼓掌。那保爾灰特門精神，已經爬進了人們的心府。潛意識地我們都歡喜那比較地輕鬆點，近代點的蕭邦，愛斯比奇，克拉斯勒，以及愛爾門自己作的，小調兒。帶刺激性的時代空氣，也把握住了那台上禿了頭，

## 苦刑

北寨門外的寨溝裏忽然停了兩隻很大的民船。

「來看呀！」

三哥一邊走一邊跳的吆喝着。我們的寨因為地勢很高雖然離沙河祇有半里多路，寨溝裏却是終年的旱着。即使有水，那也不過五六七這三個月落下的天雨。這一次大約是一九二一年吧！黃河決了口，幾個省分都成了汪洋的澤國。我們歷年乾涸的寨溝，這回却從河裏開進來了大船。

應着三哥的招呼，我跑到北寨門口去看。呀！好大的兩隻民船！那時候我纔十來歲，並沒有感到水災的可怖，

沒了祖國的藝術家。在靈活的手腕，與顫動的弦弓底下，那休息後的幾段，尤其是後來的三次添菜，也好像是起勁得多，情盛得多。曲終人散，穿夜禮服的約翰，布爾，華帝俄送給黃浦江的點綴品，那帶一個慘白色面孔的素妮，坐了一九三七型的司蒂倍克，仍到西羅斯，度那夜的生沽，溫習那愛爾門也不反對的爵士音樂。現代的精神，是這樣矛盾的。

蘇茹，十八日上海

反而愉快的跳了起來。哈，真好看，水，隨處全是的，一眼看不到邊。一些村莊，這會兒都成了水面的浮萍了！看過去，那祇是一片白色無邊的平面裏一點一點的小黑點。

寨門外隔溝的農人們原是幾步路便可以到寨裏來的。如今可要費了很大的困難。有的，從水面上浮游過來，有的是用一根繩子繫住了腰給別人拖過來的。後來，用兩捆秫桿和幾塊木板做成了筏，便可以很自然的，來回着了。

三哥和我很想在筏上玩一會兒，但屢次遭了一個老農人的拒絕。有回我們偷空爬上可筏，心理想這一回準能夠

痛快的玩一下了，誰知道立刻又給那位老農人抱了回來。

他很嚴厲的向我瞪着眼說：

「這是好玩的嗎！……」

不讓我們玩後，我們祇好掃興的佇立在寨門旁邊，看着別人在筏上來往。好些用人和幾個從筏上過來的農夫，噓噓着把我們家的東西往民船上搬。不斷的，抬完了一趟又是一趟。先抬的是桌、椅、台、橙、條几、櫃、等等，然後抬的是箱子。……

「傾家都搬來嗎？」三哥說。

我沒有響。

「到底什麼事呀？」他看看我，又說。

是的，這到底是什麼事呢？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我沉思了一下，噢，想起來了：半年前客廳不是有許多木匠在替三姑做嫁粧麼？這準是三姑的嫁期，三姑要出嫁了。當時，我又想到：出嫁爲什麼偏在發大水的光景，別的時候就不可以嗎？

也許是，也許是，……我心裏猶豫着，不敢十分確定。但有一點我是深知道的：近來兩個月院子裏是不常看見三姑了，即使在夜晚，幾個伯母和孀母的屋裏也沒有三姑

的足跡，她深藏在堂屋的套房裏，整天在房裏面，不見客，也不出來。有回我問起祖母，她告訴我三姑病了，我很信以爲真，因爲她喫飯也是在屋裏喫的。

這種原因使我懷疑到一準是三姑出嫁。不過，這會兒還不敢十分肯定。還有一點，使我當時便起了懷疑的：祖母總說三姑有病，爲什麼老不見一個醫生來呢？

「恐怕是三姑出閣！」我回答道。

「去你的吧！」三哥反駁着：「那兒有發大水的時候出閣的呢！」

「讓我們回去問問好嗎？」

於是，我和三哥一陣連走帶跑的回到了家。我們剛來的時候就有點和平常不大一樣，一家人，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待喫了中飯，一家人都上了船。三哥沒有去。

媽媽上船的光景，我在後面跟着，她嚴厲的責備道：

「小孩子來做什麼！快回去！」

真怕得很，媽媽話沒有說完，我便跑開了。但等我上了岸，又瞧不見她的剎那，我跳上了另一隻船，躲在人們的船裏，待船開了很久，我纔從閘人的船裏出來透透空氣。

心裏真高興得要命，三姑的出嫁給我猜到了。我站在船尾的一塊方板上，一面恐怕媽媽看見了，一面看看四週的水景。掌舵的人聽着前面的命，令左右的攪着舵桿。

這的確是一次怪有味兒的旅行：那麼大的船是在我們平素走的官道兒上走着的。三姑的婆家離我們的寨並不遠，那些經過的村莊差不多我都熟悉。有些莊子正在喫飯，他們宛如迎接我們一樣，把飯碗放在地上，立起來，用奇異的目光看着我們的船。

三姑的婚期是在次日的清晨。

我們的船停在他們寨門的旁邊，迎親的銳聲，不斷的響着。音樂隊站在寨門口，嗚嗚嗚嗚的達達的吹着打着。他們吹奏得熱鬧的很，鄰舍們都站在樂隊旁邊遙望着。

待嫁粧完全送去了以後，花轎便放在船邊了。伯母、媽媽、媳婦她們把三姑從轎裏架出來，三姑頭上帶了鳳冠，一身都是古裝，顯得一個人特別笨重。那樣子真如同上刑，坐在轎子裏一動也不動，這是苦刑啊，我想。

船剛要轉頭開回來，英妹的手鐲因爲一下不留心掉在水裏了。一個船夫好容易纔把它撈起來，英妹喜歡得笑着跑進了船。

刮着風，船夫們爲了行駛的便利，把船引到河裏邊去，雖然增加了航程，速度倒是頂快的。由於在河裏面航行，和一些村莊隔離漸遠，眼前是一目無際的水鄉，使一個兒童的心不知所依起來。

天是晴朗。太陽釘在西面的空際，明亮的，如像在嘲笑人類這種不幸的災殃。淺藍色的雲，純潔的，就像玉池裏的水，看去使人的心境傾向高尚。我覺得我自己這會兒好似在海裏，十來歲的童心曠濶得很，而同時，又感到自己太渺小了！這時候，牠的心裏有一種需要，是飢餓，是恐怖，我分辨不出來。我悄悄的進了船。媽媽她們正在談天，好像連一絲一毫的事情也沒有了一般；我真有一點動氣，我很想向她們問一聲——

「三姑呢？」

傍晚，我們到了家。

我的獵犬四眼在給我作揖，吻我的手，但却給我吵鬧了。小花園裏的秋海棠仍舊和昨天一樣：張着嘴笑着。大家都去休息，三哥不知跑到那兒去了，我覺得非常寂寞。跑到祖母的屋子裏，我向三姑原來住的套房裏探視一下，裏面的東西很零亂。祖母問我——

「你在看什麼？」

「看看三姑」

「三姑嫁了呀，好孩子！」祖母愉快的口氣裏帶了幾分傷感。

「我好像有一點不大相信！」

祖母真的笑了。這一笑，我方纔感到自己真的有點兒怪，稍停片刻又跑了出來。

當三姑一個月後回門的時候，我發現三姑丈是一個粗魯的漢子，在小小的心頭，任怎樣也不起敬意。那是一個粗壯的青年，二十來歲，雙腮泛紅，一臉騷癢痞。不學無術，皮膚黑得嚇人。但他却有一個十足的少爺脾氣；蠻橫，動手就打人！終年游手好閒，喂鴿子、捉蟋蟀、熱中百靈鳥，又非常喜歡白燕子、鴉鶻養得好些籠。這便是他的事業，——也就是他的人生！

然而我的三姑的性格恰巧是和他相反的。三姑愛靜，喜歡讀書，能吟詩、也會填詞。因此，在剛嫁後的半年，三姑時常氣得生病。她愛面子，始終沒和人訴說，她忍着。在暗地裏偷泣。

更其使人討厭的是她的婆婆，那個老女人，活像跟雅

片烟結了良緣一樣，一年四季倒在烟盤上，起初，家裏的事他還動動嘴巴；後來，簡直一點不過問了；所有的家庭瑣事，完全由三姑一人照料。她是細心的，嫁了不久，這種担子她竟不費力的担了起來。所苦的是她每日的起居。夜裏，要給婆婆燒烟泡，做夜點心，第二天還得起得很早：照應家務。終歲的睡眠沒有充足過一回。

三姑丈有回含了怒意向她問道：——

「你怎麼愈過愈瘦了！」

「沒有呀」三姑笑着。

他調笑似的又說着：——

「你每天什麼事那樣忙呵！」

「不忙呀！」

這句話她說得很勉強。

有一年的春天，三姑回到我們家來，和媽媽這樣談過從這年以後，我便到上海去念書了。沒有和三姑通過信，她的生活情形完全和我隔絕了。我很掛念我的三姑，她不是依然在受着苦刑嗎？

一九二七那一年，聽說三姑丈因為酗酒死去了！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的死我連一點同情也沒有！但，我不能不為

我的三姑傷心，她以後將怎樣過下去呢！……當時，因了相隔太遠，我也沒能好好的勸解，好好的安慰她一番，至今想來心裏還覺得慚愧！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裏住得稍久一點，三姑和祖母住在一起，我們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了。她這時生着重病，和我的妹妹一樣，——已經是肺病的三期患者了！我姑丈所留給她的是一個小黑女孩。這算是病中唯一的安慰。

初和三姑見面，我真是說不出的難過！她瘦得可怕！纔二十多歲，那樣子就像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每天皺着眉頭，每天吐着血。

「三姑娘」！我的祖母露出了慈祥的微笑：「你想說話的時候，就把這個姪兒喊來吧！你還記得這一個百事通嗎？」

「怎麼會忘記！」三姑說。

「安民，好好的陪陪你三姑吧！」

於是，我盡力說一些最好笑的話使她發笑。她也跟着笑話的結束笑起來了。我深知單是笑的方法是不能除去病患者的憂鬱的；可是，不說些笑話又說些什麼呢？

她很喜歡聽一些恐怖的故事，然每次因了太受感動，

咯噎起來，咯了血；我又後悔不應該講這些故事給她聽了。所以，差不多十個恐怖故事，結局總有九個半是輕鬆的。這原因是我把它們的原意有了更改！

我們談着，——很可以說是她自己在談着，因為，我們隨時在察看着她的顏色，留意着她的愛好；順着她的話語說下去。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談得很暢快，她也漸漸的健談了。我從不會提到姑丈，她也從來沒有提及。關於她的家庭，她也僅僅提到姑丈死後這些年來的情景。我深知道，如果一旦不謹慎提到了姑丈，她會極端傷心，也許我們的談天便就此中止。

一個下午，她的精神比較爽快，這天咯血也少，她皺着——

「老賢姪，不瞞你，我這病完全是這幾年給婆婆氣出來的。她明知道我也曉得你爸爸最親密幾個友人，牠罵他們，咒他們！這不是明白的在咒罵你爸爸嗎？拐着灣子罵我娘家哥，我能夠不難過嗎？你想想我過的是什麼日子！白天，要照應家，晚上，又得給她燒烟泡！幾年來我都沒有好好的睡過。她是個婆婆，我又能拿她怎麼樣呢！所以，我一直忍着！這個病可以說完全是她一個人造成的，我

將來死也死在她手裏！我要不是熬你表妹……」她輕輕的嘆一口氣，沒有流淚。

「三姑！」我和顏悅色的說：「我早知道這老母豬不是好東西！算了吧，我們暫且不必去理她。好則表妹再過幾年就成人了，全看在表妹的份上吧！爸爸說：三姑病稍微好一點，便要接三姑到上海去過幾年。家裏也實在太悶了！」

我很想告訴三姑：你還年青，應該到外面去從建樹起一個環境，這在現世界裏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沒有這個勇氣，試驗了十幾次我都沒有張得開口。我記得，爸爸跟我說，一九二八年春天，爸爸微露出來一點這樣的意思，三姑當時是非常的動氣的。

有回我剛從外面回來，祖母便把我叫到屋裏去——

「唱一個歌給三姑聽吧，安民，三姑有七八年沒聽過你的歌唱了！你是不是還記得呢，好孩子，你三姑頂喜歡你亂唱亂跳，自小就高興和你在一起玩。」

「奶奶！我都記得！」

立刻，我想起了當時有個很流行的救國歌曲，我慢慢的低聲的開始唱着。待唱完了，她說：

「這個歌很雄壯！」

「是的。」

「等我病好了要教我的！」

「可以。」

真的，奶奶講的話我都記得。雖然都是十年前的事，但，即使如今想起來也好像在眼前一般。有一回，我大約只有四五歲，二叔提着三姑的兩隻腿，倒着頭，將她的頭往小四凳上碰，我哭了，我嚇得很，我罵二叔不應該；二叔打了我，三姑也氣哭了。有一回，夜深了，我在三姑房裏學戲台上的倭鬼跳舞，三姑嚇得生一場病，她事後並沒有責備我。有一回，三姑忽然無緣無故的哭起來，大家都說是因為碰着了新死的二伯的姨太太的魂，我便拿了一把據說是會祖傳下來的寶劍，在她身旁揮着，並且叫道：你還不趕快出去，我安民來了！這一說，三姑頓時止住了哭，人也清醒了。她很感謝我；到後來，很久很久，敘起家常時，她還不斷提到這件事。有一回，我將三姑的五彩的泥八仙碰掉了一隻手，她問我，我承認了，然而這一次她好像不能諒解我似的，很生氣，一直不愉快幾天；後來，每次想到總是後悔！從此再不去動那五彩的泥八仙了。……



還有三姑的嫁期，還有……多得很，兒時的事情，就如我的五臟一樣，永遠在我的心裏，一點一滴我都沒有忘記！一個流浪者對於兒時的記憶是多麼的寶貴呵！

英妹的死家裏不但瞞住了我，而並瞞了三姑。爲的是怕她受不了這個打擊！可是在英妹死了不到三個月，三姑母也便去世了！她死在自己婆家，是病重了以後搬回去的。

呵，她去世的時候尤其慘痛！身旁除了我媽媽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親人！聽說二姑去得晚了，沒有見着面！她的女兒給她的婆婆抱到別的屋子裏去了！據說是怕三姑母把她帶走！……

三姑，我們一家人，誰的命運像你這樣壞呢？你生前快樂的時期祇是祖母照顧下的十多年呵！嫁了之後，你就像是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一樣：一生度着苦痛的日子！

爸爸說接你到上海來，過幾天安閒的日子，散散心，可以始終沒有辦到！你埋怨爸爸嗎？你能原諒爸爸沒有接你出來的苦哀嗎？……

三姑，你病重了，便把你送到自己婆家。這是祖母無辦法中的主義，女兒無論如何是不能死在娘家的！出了嫁

，到底是人家的人呵！……你家何嘗是一個養病的地方？你仍然和那位母豬住在三間屋兩頭，聽豬叫，聽她無端的狂吠！……呵，三姑，你能夠原諒祖母的苦楚嗎？坦白的告訴你，三姑，你搬走了以後，祖母一提起這事便要流眼淚的！……

呵！三姑！你一生是純潔的，而且光明的，你沒有用言語傷害過任何人！你始終在關心着我的姑丈，始終在孝敬着你的婆婆。認識你的人沒有一個不敬重你！……然而，你却早早的去世了！這世界，是不容許善良的人立足的呵！

你病重着，我不在旁邊，我沒侍候過你一天，甚至沒有過一次：每當想着這件事的時候，我的心便不安着了！這樣子，形成了我心中的內疚，使我時常不安。三姑，你寬恕你的姪兒嗎？

那年秋天，我從新回到了上海。我曾經立定了一個意向，我堅決的要救我的三姑，——可是你已經去世了！——和你同樣的一生裏判被苦刑的人。用我的力量，把現實的環境改造一下！

連續的工作了三年，我因爲勞動過度，也咯了血！現

在，我自己算是退伍了！但，我以後，還有無數無數的人，在繼續着這一個偉大的改造的工程！看看吧，三姑，總有一天，我的理想會變為真的事實！

呵，三姑，你靜心的看着吧！

呂霞先

一九三七年春於上海獨居廬

## 寄稿的人們

龍冠海好久沒有同是非公論讀者見面，這次以長篇見賜，我們特別感謝！篇內討論文化問題，指出為中國文化找出路的方法，值得大家注意。

何會源研究地方政府有年，這篇討論區署存廢問題的文章，自然是行家語。

陶鑾成以深刻的眼光觀察中國政治的癥結所在，復以簡潔的文字介紹給讀者，的是是非公論歡迎的文章。

呂碩儒過去在本刊發表過很多關於國際問題和有關於日本的論著，這篇論日本軍部的文章尤為透澈。

朱惟祺根據耳聞目見的事實和法規本身的研究，道破許多現行公務員考績制度的缺陷。身受其害的公務員固然要稱快，凡

是關心國是的人讀了這篇文章也會表同情。

劉震東於「中國經濟合作」高唱入雲之際，提醒我們注意許多中日合作的先決問題，對於一部分健忘的國人和那些迷信「親善」的諛官顯要，不啻暮鼓晨鐘。

呂霞光是一位富於創造能力的文學家，經編者多番的慫恿，今後可以常替本刊撰稿。

蘇茹去到上海打算以他巧妙的文筆，深刻的觀察記載日常見聞，以饜是非讀者。

曹立瀛於是非公論的週年紀念日，從新解說「是非公論」與「公論是非」的意義，檢討本刊過去一年的工作，我們相信是篇有價值的論著，不僅是一篇祝壽的文章。

# 是非公論第一期至第三十四期分類目錄

(數字代表期數)

## 發刊辭

是非自有公論

吳幹一

## 國內政治(一)研究

論貪污

王政一

司法獨立與監察制度

李子欣一

過渡條款與國難政府

張匯文四

論知人善任

趙樹人七

過渡條款與過渡憲法

王季高八

救亡圖存之道

許應期八

行政與政制

江康黎八

由行政效率想到紹興師爺

林雅九

南京市之我觀

張崑九

京市戶口總複查評議

曹立瀛二

何謂民權、何謂人權

曹立瀛二

外交正軌

伍重遠五

要求速設少年法院

蕭文哲七

國防政府的組成與運用

張匯文 一元

讀國府修正公布縣行政人員官俸表

程清舫 一元

對於縣市分治一個意見

江康黎 三元

籌設公用物品集中供應所

普仁 三元

今後的公務人員

馮震 三元

論官治與自治

程清舫 三元

綱紀與政治軌道

振亞 二元

行政組織與行政效能

張金鑑 二元

統一的建設

何義均 二元

外交官的政治任命

張匯文 三元

中國政治的現階段

吳幹 三元

對外宣傳之重要

譚志遠 三元

人治主義與大家庭制度

王季高 三元

## 國內政治：(一)批評

政客下台以後

王季高一

說警察

漆鏗 一元

為部長別開門路

張匯文 二元

飯盤的追求

劉軀人 二

為選政當局進一言

曹立瀛 一九

政客上台以前

王季高 三

學者從政

漆鏡如 一九

輿論中的謠言

李子欣 三

國民大會可以不開了

王季高 二〇

蔣廷黻之所謂帝國主義

石言 四

為競選國大代表者進一言

曹種文 二〇

從阿斗的立場上來觀察國民大會

劉恢如 六

國代一片賄選聲

顧傳泗 二〇

為農民請命

朱惟祺 六

國民大會應該無限延期

李子欣 二一

對不起政務次長

張匯文 七

西安事變

陳性慈 二二

由西湖說到錢塘江大橋

吳啓中 九

不抵抗將軍居然會綁票

王季高 二二

論內戰的是非

張匯文 十

西安事變與民衆心理

普仁 二二

官吏乘坐公用汽車條例草案

薛民高 二

從西安事變說到幾個政治問題

曹立瀛 二二

安定之重要性

劉震東 三

胡適之的「憲政疴疽」

王季高 二二

陳濟棠下台以後

文翦公 三

外交官的鬧窮與增費

張匯文 二三

從陳大先生說到中國的國運

王季高 三

### 國際政治

漆鏡如 六

官吏乘坐公用汽車條例草案假投票結果報告

編者 三

今後的國聯

魏尊儒 二〇

司法官之二難

章任堪 三

兩黨競爭中之美國大選

鄒邦梁 二〇

貪污的原因在那兒？

姜亮夫 三

英外相——艾頓

湯洵白 二三

誰是國民代表

曹立瀛 七

蘇俄向那裏去

漆鏡如 二六

黃河又鬧災了

韓伯林 六

西班牙的革命

漆鏡如 二六

南京國選觀感

馮震 六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

(Trojanovsky) 著  
孫葆華 譯

比利時又中立了

英國遠東政策的透視

英美法代議制度的探討

歐洲列強間之兩大集團

所謂陣線外交

何為而有德日防共協定

二次世界大戰陣容的預測

地中海協定與英國的苦悶

美國的遠東政策和泛美會議

十字街頭的遠東局勢

### 中日外交

日本改變觀感

廣田弘毅其人

華北問題的又一方面

日籍浪人走私的嚴重化

三上參次與杜重遠

特殊的華北

此之所謂親善

寺內壽一更辭職

漆鏡如 三

呂碩儒 三

俞育萬 二

呂碩儒 二

張滙文 二

皮名舉 二

呂碩儒 二

呂碩儒 三

呂碩儒 三

漆鏡如 三

林雲谷 一

雲谷 二

厲德寅 二

林雲谷 六

林雲谷 八

劉漱霞 二

皮名舉 二

林雲谷 三

華北的特殊

中國人在日本與日本人在中國

談華北的「經濟合作」

日本對華認識不足論

調整中日關係的我見

鐵蹄下的綏遠問題

綏戰與日本

日本對華北經濟侵略之一斑

日本的武力與目標

日本林內閣的透視

從提攜說到抗戰

### 經濟

馬寅初非常時與所得稅

再論馬寅初所謂非常時財政

朝野注目之農村合作事業

農本局應該經營農產品的買賣麼

阻礙吾國經濟發展者何？

吾國金融市場之檢討

戰時中國農業問題

崔路客 三

林雲谷 六

劉震東 八

林雲谷 二

林雲谷 三

劉震東 二

林雲谷 四

林二肯 五

呂碩儒 七

林雲谷 三

于西華 三

吳幹 三

厲德寅 六

陶成九 八

王兼士 二

余文若 三

楊蔭博講 三

張心一 六

全國糧食運銷局之使命

洪瑞堅 二六

社會：(二)批評

安徽鐵礦概況

何清元

說到時髦

王政 三

中國工業化中之勞力問題

吳至信 三

節育談

凌言卿 四

國民經濟建設的方式問題

曹立瀛 三

孝子賢孫與貪官污吏

王政 五

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

厲德寅 三

修廟于是可以救國

何疑今 五

### 社會(一)研究

小林白綁票案之判決

李子欣 四

怎樣打開這苦悶的僵局

洪瑞堅 五

離婚的是非

王政 五

關於建設

杜長明 七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

(O. Spengler 著) 張丕介譯 二五

武漢風景線

蔣蓀 七

介紹剛剛由美到京的包達士教授

龍程美 四

政治家的太太

李丹衛 七

古代猶太人移居中國考

(A. Nerepka 著) 張銓譯 二七

南京之謎

普仁 七

中國勞工之習慣、體質、與訓練

吳至信 三

從美國的長壽統計談到未老先衰

吳闈文 三

「知識階級」是什麼？

王政 三

從禁賭說到提倡體育

周駿章 四

人與昆蟲之爭

張月超譯 三

幾種的寓言家

鄭國維 四

文化舞台上的「知識階級」

王政 二五

犯罪的藝術

吳闈文 四

論國民心理革命

龍冠海 二六

從禁止虐待動物說起

劉燕華 二五

興和縣在綏遠省之重要

黃啓中 二六

雷峯塔和今後之婦女界

王充之 二五

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

黃淑賢 二七

「不愛江山愛美人」

王季高 二六

婚姻的代價

王政 三

文化與教育

泛論中國文化

評「推行注音漢字辦法」

漫談上海的高等教育

大學生失業問題

中國的教育往那裏去？

閒話中國體育

關於「文字」救急的建議

吳幹 七

龔啓昌 八

柳君石 九

張羽異 二

王政 三

張泳 六

姜亮夫 三

血腥的愛

春天裏的冬天

偷渡人

看了雷雨之後

雜感

南京種種

平津雜話

聽胡適講演之後

舊都見聞錄

詹詹隨筆

閒話官僚

看「雙城記」

湘行雜記

「暮雲春樹矮」

牯嶺三日話蓬萊

百病雜錄

外洋瑣記

官營麻雀牌的建議

海外雜感

程景頤 四 三

呂霞先天 三 六

劉叔揚譯 三 三

鑑清 三

蘇茹 一

胡不歸 四

龍冠海 四

皮名舉 五

詹詹 五

程景賢 九

蘇茹 二

李子欣 五 六

羅霞嵐 七

粵 蓀 二

憂心居士 三 三

陳希豪 元

邢常人 三

姜天功 三

文學

俄國大作曲家捷可夫斯基

「復活」——到底誰復活了呢？

因程硯秋來京而想起要說的話

小說與人生

悼戰死者

話劇的前途

培爾、朱理安 (Julian Bell)

維多麗亞女王傳

美國當代作家特萊塞

論魯迅之著作

民間歌本中的兵士

李惟甯 二

呂維 三

蘇茹 三

蘇茹 六

周其勳 七

蘇茹 八

吳幹譯 二 三 四

周其勳 六

周駿章 三

石敢當 三

瑣聞漫評

行易齋

英國小說發展史 (Cross: The Development

通信：三十六則

of the English Novel)

羅正暉七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書評

人格與家庭 (Hart & Hart: Personality

and the Family)

Oswald Spengler 及其著作簡單介紹

時昭瀛八

龍程美一

介紹幾本與英國憲法有關的名著

張丕介九

從雙鷹到紅旗 (Krassoff: From Double

Eagle to Red Flag)

讀詩之樂 (Duckworth: The Pleasures

of poetry)

鄒君任一

鄒君任一

「苦果」與「叛徒」(羅禮嵐、杜衡著)

蘇茹二

科學與超自然 (Lunn & Haldane: Science

and the Supernatural)

開明的「十年」(開明書店)

蘇茹二

周其勳二

蘇茹二

讀了老舍牛天賜傳以後

蘇茹二

歐洲的新政府——獨裁的趨勢 (Dean, Dittie, etc.:

介紹兩本關於蘇聯的書

蘇茹二

New Govern-ment in Europe)

張滙文三

(Trotsky: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介紹黑爾爾蕭主編的幾本社會及政治理論名著

張滙文三

Vernadsky: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earnshaw 主編書八冊)

王季高四

History of Russia)

鄒邦果二六

維克賽經濟學講演集 (Wicksell: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中國教育史與中國民族性(陳青之、穆超)王政二七

厲德寅五

厲德寅五

社會組織與社會解組 (Queen, Bodenhafer, &

「閒」的頌贊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禾子五

禾子五

Harper: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介紹生育節制之實施 (Kobb: Birth

Control in Practice)

Disorganization)

王政二八

龍冠海六

龍冠海六

桑巴特新著德意志之社會主義



|                                      |     |                                     |     |    |
|--------------------------------------|-----|-------------------------------------|-----|----|
| (Sombart: Deutscher Sozialismus) 朱 俠 | 一元  | 評丁玲的意外集                             | 蘇 茹 | 一元 |
| 校讀英國文官制度書後 (Moses: The Civil         |     | 社會心理學與個人心理學 (Lapierre and           |     |    |
| Service of Great Britain)            | 蕭文哲 | Farnsworth: Social Psychology)      | 王 政 | 二元 |
| 遠東外交政策 (Longmans: Foreign            |     | 美國憲法史 (McLanghlin: A Constitutional |     |    |
| Policy in the Far East)              | 劉震東 |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李子欣 | 二元 |
| 美國的公民登記 (Brookings Institution:      |     | 濃烟 (林參天)                            | 蘇 茹 | 二元 |
| Registration of Voters in the united |     | 大陸法在十九世紀之進步 (The Progress of        |     |    |
| States)                              | 張滙文 |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     |    |
| 近代政治思想 (Coker: Recent Political      |     | Century)                            | 李子欣 | 二元 |
| Thought)                             | 程敬一 | 鮑加達士的領袖論 (Bogardus: Leaders and     |     |    |
| 法律與文化及社會科學之關係 (Robson:               |     | Leadership)                         | 普 仁 | 二元 |
| Civi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  |     | 資本主義及其文化 (Davis: Capitalism and     |     |    |
|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          | 何義均 | Its Culture)                        | 王 政 | 二元 |
| 遠東的危機 (Simson: The Far Eastern       |     | 現代政治之原理 (Milson: Elements of        |     |    |
| Crisis)                              | 周其勳 | Modern Politics)                    | 黎 黎 | 二元 |
| 煉獄 (周楞伽)                             | 蘇 茹 | (曹立瀛編)                              |     |    |

本刊第三十四期內容

十字街頭的遠東局勢……………漆鏡如(一)  
 人治主義與大家庭制度……………王季高(二)  
 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厲德寅(六)  
 瑣聞漫評……………行易(三)  
 偷渡人(續前)……………劉叔揚譯(一六)  
 通訊：南京的警察與「無名氏」之死……………王導楓(三)  
 書評：現代政治之原理……………黎黎(二四)

是非公論旬刊

廣告價目及刊例

| 刊例   | 價目   |        |                       | 位                |
|--|------|--------|-----------------------|------------------|
|  | 普通   | 特等     | 優等                    |                  |
| (一)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種之紙張排印。<br>(二)編排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樣稿，並酌收製版費。<br>(三)廣告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br>(四)欲知詳細情形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部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 正文中間 | 底封面之外面 | (一)封面之裏面<br>(二)底封面之裏面 | 全面<br>半面<br>四分之一 |
|  | 四十元  | 六十元    | 五十元                   |                  |
|  | 二十五元 | 四十五元   | 三十五元                  |                  |
|  | 十五元  |        |                       |                  |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二六九八

欲

知—當天正確消息  
 讀—生動雋永文字  
 閱—美麗清新報紙

可滿尊意

(日出兩張)

南大夏  
 京晚報

定價：每月大洋四角  
 社址：碑亭巷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二九號

華豐印刷鑄字所

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第二支店 杭州青年路二號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鑄字部電話二三五二八  
 承印部電話二一九四八

發售 中西 銅模 鉛字 材料 卡片 油墨 印刷 機器

# 金城銀行

(民國六年創辦)

收足資本七百萬元 公積金三百四十二萬元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

資產總額一萬七千餘萬元

上海總行 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六九六九

南京(辦事處)分行 白下路二三六

電話 二二二八五  
二二七一七

城北辦事處

四牌樓六五號  
電話 二二五五五

國內分行及辦事處共五十處

國外代理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柏林

東京 大阪

董事長兼總經理 周作民

各地電報掛號 華文均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鑒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遵 明令提高鹽質務合衛生獨投鉅貲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阻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 委此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報掛號三九三二  
電話號碼一一一號

白下路

## 德昌祥棧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 五二二二二一號

## 北平新聞

The Peiping News 衛士生博士主辦

請訂閱中國人在華北自辦的英文日報

每天可以看到的 美國一切新聞電報

北平所沒有的 英國及歐洲一切電報新聞

華北最敏速 最正確的政治經濟社會之郵電；還有每

天的特別副刊 Special Feature 書報評論及星期畫報。

禮拜一 科學。

禮拜二 教育學說及實施。

禮拜三 文學。

禮拜四 婦女。

禮拜五 政治經濟。

禮拜六 社會問題。

禮拜日 社會問題。

北平新聞社謹啓  
電話經理部東五〇三六  
社址：北平東堂子胡同二十一號  
電話編輯部東五〇三五